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四七九**次会议(复会一)

2011年2月11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马查多女士/邓洛普夫人/莫雷蒂先生	(巴西)
成员: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乔拉科维奇女士
	中国	田林先生
	哥伦比亚	阿尔萨特先生
	法国	雅永先生
	加蓬	恩耶玛·恩东先生
	德国	雷茨拉夫先生
	印度	库马尔先生
	黎巴嫩	贾比尔先生
	尼日利亚	阿达姆先生
	葡萄牙	莫赖斯·卡布拉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南非	桑库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斯蒂尔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多尼根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的关系

2011年2月2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1/50)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



下午 3 时 10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制在四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工作。

我现在请泰国代表发言。

信哈舍尼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正如哥斯达黎加外长今天上午指出的那样，我今天代表人的安全网发言，它的成员包括奥地利、智利、作为主席的哥斯达黎加、希腊、爱尔兰、约旦、马里、挪威、瑞士、泰国和斯洛文尼亚以及作为观察员的南非。

主席女士，我同样衷心感谢你召开安理会本次公开辩论会。安全、发展和人权是联合国系统三个互为依靠的支柱。人的安全网坚信，安理会在制定维持和平任务时应该考虑这种互为依靠的关系。这将加强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工作在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发展方面的成效。

人的安全网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一个集团，我们相信可以利用以人为本的办法解决相互关联的挑战。每个人都应获得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保障以及拥有发挥自身潜力的平等机会。实现人的安全的这两个支柱并达成两者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建立从冲突向持久和平以及以人为本的切实发展进行有效过渡的持久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同样相信，今天，任何建立安全的努力都不能无视人权的根本作用。安全、发展和人权相互依存。缺少一个便无法实现另一个。特别是，每个国家尊重人权对国家、区域和国际实现和平与安全大有助益。我们认为，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多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嗣后冲突后建设和平与发展的经验显示，安全、发展和人权三者之间密切相关。它揭示出，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人权有助于解决冲突根源。秘书长题为“通过减少和防止武装暴力来促进发展”的报告(A/64/228)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安全的综合办法意味着冲突后建设和平必须同安理会的主要责任密切相连。今天的一个广泛认

识是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不是一种线性进程，而应该齐头并进。在这些领域里的众多行为者必须密切合作与协调。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处当前制定维和人员早期建设和平战略的努力，这些努力也有助于推动由维和特派团向其他形式的联合国参与顺利过渡。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安理会如何能够及早考虑未来的发展优先事项。

人的安全网认识到，安理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任务清楚地相互独立。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进行协调和实现整个系统的一致性。同金融机构的全面协调也非常关键。

国家主权必须成为所有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任务和使命的核心要素。维和人员有来有往，但只有国家参与和社会所有阶层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参与和作主，才能创造能够维持长期和平的那种有机发展。更好地整合安全的所有这些方面还能够导致更多地将妇女以及以往被排斥在决策进程之外的群体包括进来。促进人权和加强法治在这方面至关重要。

安理会巴西主席为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草拟了一份十分简要的概念文件(S/2011/50)。该文件很好地确定了我们的讨论范围，同时清楚指出行进的方式。人的安全网希望让大家了解它对概念文件中指出的一项主要行动的看法。

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更多地将审议其议程上的所有冲突局势的根源和社会经济动态变成一种例行的做法。应该鼓励安理会在维和特派团的整个周期内，通过与有关利益攸关方的对话，进行更多的互动。这尤其意味着同受影响国家、部队和民警派遣国以及各主要金融机构的互动以及听取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意见。

必须加强这种互动与协调。我们应探讨能够建立哪种正式的联系使安理会能够更积极和更有系统地全面考虑冲突的根源和解决这些根源的持久方法。

人的安全网成员的共同目标是促进全面发展人的潜力和人民体面的生活并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能力。因此，安全与发展都是我们共同愿景和目标的组成部分。我们全力支持在安理会推进这一议程。

最后，我以我国代表的名义指出，泰国认为发展是促进人的安全、潜力和尊严的关键。我们的政策反映了对此的认识。泰国作为民警和部队派遣国，最近积极向达尔富尔部署了 600 多名步兵，在我今天发言之际，又有 200 名部队加入，以便实现 800 人的全员编制。我们的海军舰只当前也参与了在索马里沿海的巡逻。我们期待发挥自身作用，加强安理会授予角色的成效并促进对冲突局势进行更综合和全面的评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角茂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赞赏巴西主动召开本次辩论会。

日本与巴西一样，关注把重点放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上这个问题。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有责任建立一个制度，确保毫不拖延地从维持和平顺畅过渡到建设和平与发展。

日本最近担任了建设和平委员会经验教训工作组的主席，我们已经开始就今年的工作计划进行磋商。日本将力争通过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合作，确保取得切实成果，并且在工作组的工作中开展明确界定的后续行动。日本打算通过我们希望在工作组中采纳的议程，对安理会主席今天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回应，其中包括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关系的问题。

今天，日本想提出一些务实的建议，以便在三个领域取得进展。

第一，加强协调。我们一贯强调，确保联合国系统各个实体、国际金融机构等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互补性和一致性至关重要。我们高兴地听到，综合战略规划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但是，需要在整个联

合国系统中做更多工作，以确保明确分工，并且把资源分配给既定优先重点。

为此，在实地应当有强有力的领导。秘书长的报告中应当包含对统筹规划进程情况以及影响安全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更全面分析。这样做可以进一步指导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努力重新集中在数量更少的优先事项上以及必须在哪些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并给予更多关注。日本打算在经验教训工作组中讨论这个问题，使建设和平委员会能够在这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维和人员开展的建设和平任务常常以三个词来描述：“清楚界定，提供支助和执行任务”。维和人员无法承担所有建设和平任务。首先应当作出努力，使其他人有能力来执行这些任务。

不过，某些建设和平任务必须由维持和平人员直接执行。目前，对于执行维和人员的典型建设和平任务授权，如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安全部门改革以及建立法治等等，全球的能力不足。我们亟需以即将对国际文职能力进行的审查所得出的结论为基础，加快努力，建立一个培养和部署文职能力的体系。

此外，我要强调，必须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并且避免失业青年诉诸武器和冲突的恶性循环。和平红利必须包括安全与就业。维和特派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加强同发展行为体的协作，对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开展速效项目以及努力增加在当地采购货物和服务即是例证，表明可以在哪些方面开展此类合作。特派团和发展界还应制定工作人员本地化政策，以避免人才从当地劳动力市场外流的情况，并且利用各种机会促进地方体制建设。

为避免再次陷入诉诸于武力的局面，我要进一步指出，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从维和特派团与监测制裁的专家组之间加强合作中受益。例如，可以授权一个维和特派团与某个专家组合作，监测制裁。

第三个领域涉及增强妇女的权能。妇女对实现发展与安全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刚刚纪念了第 1325(2000)号决议通过十周年，并且设立了联合国妇

女署。国际社会应当作出协调努力，尽可能加大当前的政治势头，使妇女的作用得到更多关注。

在这方面，日本欢迎最近发表的关于在维持和平领域执行有关妇女、安全与和平的第 1325 (2000) 号决议的影响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我们能够带来改变的一个务实办法是，增加参加维和特派团女性军人和警官的人数。

最后，主席女士，我要重申，日本长期致力于在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领域取得进展，并且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实现确保向和平、安全与发展平稳过渡的共同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哈龙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谨祝贺你今天与会并担任主席。我感谢你召集本次辩论会。

首先，我想指出，我发现今天这个会议室中严重欠缺点什么，而这是不应被忽视的一个当务之急。我很赞赏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份文件(S/2011/50)是从我们上个月关于机构建设和冲突后建设和平的讨论中产生的一份概念文件，但是，必须更多地强调资金可得性这个问题。假如提供资金这个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强调，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以及我今天在这里听到的——很多话本可以更有意义。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经费总计 3.5 亿美元，这是联合国为我们面前这项艰巨——确实很艰巨——任务作出的微薄贡献。这些钱还不够。

我前面强调了讨论资金问题的必要性，下面我要谈一谈今天的主题。我要谈一谈全面的办法。我们可能会认为，目前正在采取全面的办法，但实际上还没有。

我们一直没有通过和平解决争端等途径——预防因素——来解决冲突的根源。我们一直没有通过部署初步维和力量，使冲突各方脱离接触，并且减少暴力。我们一直没有通过创新性建设和平举措来创造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的条件。我们没有确保在各利益攸

关方，特别是在座的利益攸关方中进行总体协调，以便创造合力。这些是全面办法的四大支柱，必须予以重新审视。

我谈一谈接下来可能采取的四种方式。不解决根本原因，就无法对冲突进行合理的分析。要进行有效干预，就必须进行冷静分析。安理会 2010 年 9 月 23 日的主席声明(S/PRST/2010/18)强调了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联合国内外，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都是包含贯穿各领域主题的领域。它们的共同目标是防止冲突的恢复。目前有 10 个联合国特派团在执行这项任务，但这两个进程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必须作出明确的定义。我认为，为了确保执行工作的顺利，必须由本国领导，并且本地行动者必须参与。必须打消有关这两个领域为获得资源和关注而相互竞争的印象。仅仅这样，我们就能够把冲突恢复的几率降到最低。安全理事会只有采取审慎的方法，不仅仅是政治方法，才能履行它的《宪章》职责。

最后，正如我说过，我们必须确保在联合国内外的协调。首先，当我们说起协调，我们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秘书处——以及各区域组织，必须选择以某种选定的形式来处理任何问题。对问题进行审核、讨论和综合的方式，要能够产生凝聚力。我认为，我必须向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强调，委员会在同所有这些机构共同制定一项一致的方案以及确定所有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必须促使同联合国有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并作出更加重大的贡献。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秘书处的职权，以及潘基文秘书长的巨大努力，所能够做到的。最后，我重申，唯一的前进之路就是对其必须进行最大限度协调的全面的解决方法和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洪都拉斯代表发言。

弗洛雷斯女士(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祝贺巴西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并祝贺新成

员的当选。我借此机会表示感谢，并对同他们各位的合作表示坚定的承诺。我们赞扬有关召开本次辩论会的英明决定，供会员国审议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既是对这项议题的贡献，又是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透明度的一个姿态。

我也谨感谢秘书长、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以及世界银行的克利夫女士所作的发言。

过去数十年来通信手段的瞬息万变，为我们世界上的人民的共存和相互关系，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当我们能够在几秒钟内获得在星球另一边发生事件的信息，就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知的，并且不存在距离或不知情的局限。信息的传播是如此生动和瞬时，以致任何孤立的国家或人民都不会感觉到其边界的幽禁地理环境的束缚，即便这些边界一直延伸到，或许我们应当说，接近于世界最偏远的地区。

今天，我们各国人民只要观察其周围环境和更远处，就能比较和对比我们各国的现状。同较幸运国家享受的舒适生活相比，缺乏发展的局限性，赤裸裸地加深了对国家缺陷、非正义、短缺和差距的认知，增加了对我们之间巨大的不平等鸿沟的感受。

清楚地认识到别人的成就以及欠发达造成的匮乏，使那些在生活中缺乏别人拥有的丰富财富的人更加感到不满，并激发了反叛的精神。面对这些可怕的差距，无人能够无动于衷。我指的是那些边缘人，他们得不到发展的惠顾，享受不到健康、教育或其他个人和集体进步的机会。不可否认，无力获得象样生活标准的感受，是冲突的潜因——在地球的不同纬度，芸芸众生在最岌岌可危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勉强度日，他们有权过上象样的生活。

我对这些概念侃侃而谈，恰恰因为在我所来自的世界角落，可以找到这种明显和痛心的脆弱状况。我们可以证实，孳生不满情绪和制造冲突爆发点的这种痛苦境遇和根深蒂固的原因的继续恶化，在最小范围内对内部和平构成的威胁，或是在更广大范围内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但是，正如我没有对这些罪恶漠不关

心，我可以同时证实，向需要获得帮助以便逃脱无人知晓的可悲现实的人提供热情的援助，将为国内和平带来巨大的好处。

由于惊人的暴力争执所造成的冲突，以及大自然的致命和毁灭性冲击，洪都拉斯遭受沉重打击。我国凭借辛勤努力和巨大的信仰，在我们感激不尽的好友的援助下，渡过了困难时期。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把所有资源投入发展，以及向缺乏进步和成功机会的人提供机会，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不应拒绝向任何国家的人民提供他们继续努力改善生活所需的资金与合作。实际上，我们需要进行改革，以便确保把所有浪费的资源、大量浪费的资金，以及在缺乏必需品的情况下被用于多余东西的金钱，投入发展，把重点放在我们社会最脆弱和弱小的阶层身上，以便防止我们生态系统的恶化。这将对于国内和国际和平以及全球安全，作出最大的贡献。

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议题的基本问题，本世界组织的代表团如何能够对这项目标作出贡献？我们恭敬地建议，让我们建立一个工作队，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查明资源的存在和来源，一旦它得出没有妥善利用资源的结论，可建议重新分配资源。缺乏耐心会引起焦虑，而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使人产生希望。我们各国人民焦急等待将会改善他们命运和迎来光明前途的解决办法。当务之急是避免不耐烦情绪的爆发，并把它转化为希望的源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昆兰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巴西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当然，它涉及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和责任，即帮助所有会员国及其人民建立和平、稳定、繁荣和经济机会的条件。

今天的所有发言者都重申，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需要采取全面的方法。安全理事会可在这方面发挥有机和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

断看到，缺乏发展机会如何成为冲突的基本根源之一。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这些统计数据，并且对这些数据非常熟悉——没有任何低收入、脆弱或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已经实现一项千年发展目标。这一事实应当具有说服力。缺乏发展本身就是助长冲突的重要因素。

当安理会寻求履行其依照《宪章》所承担的责任时，它必须充分评估摆在其面前的冲突的根源。安理会必须持续寻求采取新方法，与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进行互动和合作，包括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互动和合作，以便履行自己的责任。这不仅是冲突后建设和平阶段所需要的，而且是安理会预防性外交工具和安理会任务制定工作的组成部分。

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可帮助预防冲突和防止冲突再次爆发。澳大利亚从自身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在我们自己区域所作的努力中得知，采取这种将发展援助与国防、执法和外交资源结合起来的使政府全部投入其中的全面方法至关重要。

安理会显然不是处理发展这一核心工作的机构；没有人争辩说它应当如此。各行为体必须按照其任务规定、强项和相对优势采取行动。大会、联合国各委员会、联合国各机构、各会员国和其他各方都必须在实现发展目标方面做得更好。

安理会应当继续授权开展维和行动，从规划和执行的最早阶段就支持建设和平活动，并在延长有关特派团任务期限时对此给予应有关注。它应当继续授权组建综合特派团，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它应当鼓励特派团内部结构之间、特派团与特派团之间、特派团与其他行为体之间保持协调一致。我们还需要更好地界定至关重要的建设和平部门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作用和职责。我们知道，为了适当审议发展议题，安理会需要获得有关社会经济信息。我们欢迎安理会请秘书长将这一信息纳入其给安理会的报告中。

正如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卢旺达常驻代表提到的那样，建设和平委员会是联合国内独特的机构，可

将安全行为体和发展行为体聚集在一起。它在协调各方努力以及在分享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欢迎安理会打算更多地利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作用。我们希望这一作用会得到加强。我们当然欢迎采取步骤让建设和平委员会各国别组合主席参加安理会的通报会和非正式互动性对话。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努力推动的关系。澳大利亚还鼓励安理会与世界银行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加大彼此之间的协调。我们支持南非代表就区域机构的重要作用所提出的意见。

无论是帮助执行恢复法治这一紧迫任务，协助提供基本服务，还是帮助建立稳定的治理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机构，我们显然都必须着眼于提高地方领导能力、自主权和包容性，特别是包括妇女和青年。除非我们平衡推进城乡发展，否则我们就不会得到安全。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应当从一开始就确定哪些活动与确保长期稳定和安全最相关。我们完全同意其他人就安全部门改革和法治的重要性提出的意见。

我要简单提及青年失业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和今天都看到的那样，青年失业可能成为任何一个社会中最能够破坏稳定的因素。我们必须不仅通过培训和技能培养等劳动力供给方面的活动，而且还通过产生需求来处理这个问题。此事说起来容易。联合国各机构和有关银行必须继续优先注重找到富有创意和行之有效的途径将青年引入生产部门。

除非我们确保自然资源得到妥善管理，否则我们也不会得到安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许多国家，资源丰富并未带来局势稳定，资源在助长大量冲突方面发挥了特别的作用。所谓的“富足的矛盾”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现象，但各方几乎未以协调的方式作出任何努力，看看“富足的矛盾”究竟意味着什么和我们能够对此做些什么。这是尚待联合国有效处理的问题。

由马拉维担任主席的采矿、矿物、金属与可持续发展政府间论坛做了良好的工作，包括在制定指导方针方面。我们欣见，可持续采矿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今年会议需要处理的议题之一。

同时，在国家层面也可取得许多成就。责任不仅在于东道国。在许多情况下，东道国并不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在自然资源管理问题上与有关各国合作，包括目前在非洲这样做，是澳大利亚自己发展援助中一个日益重要的优先事项。关于这个问题，我就谈到这里，而不细说。但我的书面发言对此有更多阐述。

最后，我要重申秘书长自己要求联合国各部门提高其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的一致性和加强与其他行为体协调的呼吁。我们知道，当务之急是，我们应当从世界巨大的弱势群体——最紧迫的是，生活在暴力不断的国家之中并且今天仍在遭受这种暴力的 15 亿人——的利益出发，实现此一得到加强的协调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格罗斯先生(比利时)(以英语发言)：正如我在 1 月 2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机构建设的辩论会(见 S/PV.6472)上所做的那样，今天我也以分别担任建设和平委员会中非共和国组合、几内亚比绍组合、塞拉利昂组合、利比里亚组合和布隆迪组合主席的巴西、加拿大、约旦和瑞士四国常驻代表的名义发言。我们还赞同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卢旺达加萨纳大使所作的发言。

我们欢迎巴西倡议就这一重要问题举行一次公开辩论会，并愿借此机会根据我们的经验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发言含有三项内容：第一，采取全面方法对待安全和发展的必要性；第二，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独特作用；第三，加强协调的必要性。历史一再表明，和平与安全、发展与人权之间存在互为依靠的关系。在短期内，没有安全就不会有发展的开始；从长远看，没有发展就不可能维持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和平。

因此，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若要采取全面方法对待安全，就不可避免需要顾及实地的社会和经济局势，以便处理冲突的根源。尊重人权是这种全面方法的组成部分和先决条件，因为在一个压制人权的社

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和发展。

以统筹兼顾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将维持和平活动与建设和平活动结合起来，对于实现安全目标和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维和人员与发展行为者进行更密切的互动，同时尊重彼此的作用和职责，肯定会有助于以更高效和更可持续的方式完成维和行动中与建设和平有关的任务，因为各基金和方案的代表往往更有经验，在实地待的时间更长，以便处理机构建设、恢复受冲突影响的社区、选举支助、经济复兴、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基本服务和治理等问题。

建设和平活动还有助于增加地方对维和特派团的支持。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关方面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拟定了一份巩固和平的方案；该方案受到了地方当局的欢迎。因此，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加强维和人员与发展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使得能够采取符合冲突后国家利益的共同办法。

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因为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其任务授权的核心所在。建设和平涉及到进行社会基础的建设，以避免重新陷入冲突，同样也涉及到播撒持久发展的种子。出于这个原因，建设和平活动应在联合国参与的最初阶段就开始进行。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国别组合是有关国家境内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包括联合国各机构、双边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外地和各国首都一级进行对话与协调的论坛。它们还对治理、安全与发展政策的交叉领域问题进行分析和指导，支持有关国家的冲突后恢复议程，并为此调集资源。

建设和平委员会国别组合最为关键的伙伴关系之一涉及到与世界银行建立一种特殊的工作关系，以

便对委员会议程所列国家的建设和平与发展需要制定一种连贯一致的办法，并考虑到当地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和需要。为此可以组织捐助者会议等联合活动以及促进有关国家的建设和平与发展框架的统一。

这种独特的作用使建设和平委员会及其国别组合在制定安全问题全面办法时成为深化与安全理事会的战略对话的宝贵伙伴。虽然在这方面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国别组合主席参加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情况通报会和互动协商对话，但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加强这种工作关系。在处理紧迫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安理会还可以从可能妨碍执行其任务的与发展有关的问题的信息中受益。

可以通过采取灵活、多层次的办法，在一开始以及在评估这些领域的进展时，包括在秘书长的进展报告中，征求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这类问题上的意见。随着建设和平委员会积累更多的经验并且把处理范围扩展到更多的国家，它将逐渐能够向安全理事会提供更好和更丰富的建议，造福于冲突后国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麦克尼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大同其他国家一样就这一重要辩论会向巴西表示祝贺。

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塞拉利昂组合的主席，加拿大也完全赞同比利时大使刚才代表建设和平委员会国别组合所作的发言。

今天的辩论会反映了我们大家在多大程度上已超越在安全与发展何者为先这一问题上毫无结果的讨论；二者显然是相互依存的。正如世界银行所表明的那样，受战争困扰的国家也是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落在最后的国家。痛苦的经验还表明，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可造成甚至加剧冲突。冲突对妇女和儿童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其社会和经济生活状况的恢复需要多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这就对联合国构成重大挑战。主要挑战之一是组织方面的挑战。加拿大在海地、苏丹和阿富汗采取由政府一体化办法已经证明，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开展工

作可以带来红利。然而，为使一体化取得成功，就需要清楚确定作用与责任，需要一个共同战略，也要求具备迅速采取行动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的能力。尽管最近取得了进展，但联合国还必须继续在这些方面有所改进。联合国各部门、机构和方案的职责和责任仍有重复，总部给外地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往往遭到拖延或不足。

必须改进协调的不仅仅是联合国系统内部。正如去年的《帝力宣言》指出和“七加集团”雄辩地表示的那样，国家自主权对切实有效地建设和平是必要的。国际社会在提供援助的时候，必须更好地与国家优先重点相协调，从而使得能够更加迅速地重新确立政府的核心职能。

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还表明，需要迅速获得可供部署的有针对性的文职专家队伍。在这方面，加拿大期待着对国际文职能力进行审查后提出的建议。

除了联合国以外，整个国际社会还必须准备做出反应。目前迫切需要加强国家能力并借助全球南方的专家，特别是在治理、法治、公共管理、妇女、和平与安全以及基本社会服务等领域。

虽然需要采取逐案处理的办法，但也显然存在经常性缺漏。例如，治理和法治一直是薄弱领域，司法部门受到的关注常常不够。这种不平衡的做法尤其危险，因为建立一个正常运作、有能力的国家是持久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最后，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安理会工作具有影响。指定综合特派团，授权它协调联合国的连贯一致行动，这种做法正得到日益广泛采纳，当然令人欢迎。然而，重要的是尽可能利用联合国系统内的比较优势，而不是扩大为和平行动所规定职责的范围。

在这些领域中，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合作得到了增强，给人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不仅建设和平委员会开始与包括世界银行和区域组织在内的相关发展伙

伴建立伙伴关系，而且其组成和任务授权非常适合处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以法语发言)

应该加强两种作用。首先，安全理事会应越来越多地借鉴对短期内破坏安全或需要尽早采取行动实现和平红利的发展问题的具体分析，建设和平委员会应更好地提供对这类问题的具体分析。

第二，委员会可加深它与更大范围的建设和平行为体的互动协作，以便更好地协调各种努力，有系统地吸取经验教训。在国家一级，建设和平委员会各国别组合一直对各种缺漏、资源需求和较不紧迫的次序问题给予必要的密切关注。在联合国系统内，委员会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鼓励增加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内的凝聚力并支持秘书长报告所述改革进程以及为期五年的建设和平架构和文职能力审查。

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进行更经常的互动，特别是在确定特派团的任务授权之前以及在过渡进程中进行这种互动，可加强双方更有成效开展工作的能力。

主席女士，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向你保证，加拿大将继续致力于提高联合国应对这些战略和组织挑战的能力，并致力于从长远加强发展的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阿帕坎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国巴西安排这次公开辩论会，讨论这一重要的问题。

我还要赞扬巴西常驻代表维奥蒂大使及其团队编写了全面的概念说明(S/2011/50)和主席声明(S/PRST/2011/4)，其中着重强调了需要联合国和参与安全与发展工作的其他行为体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和挑战。

我仅谈谈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几点内容。

在过去几年中，安理会一直在着力解决如何提高它对冲突局势的反应能力的问题。因此，它也一直在努力应对确立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之间以及安全与发展之间正确关系这一需要。这表明，人们不断认识到可持续的和平不能仅仅基于安全或发展，两者应该齐头并进，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毫无疑问，冲突会使发展陷于停顿，缺乏发展会造成进一步的不稳定和冲突。冲突和欠发达之间存在恶性循环，需要通过协调一致、包容性和整体性的战略打破这种循环。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做法和笼统做法，因为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错综复杂的问题，每一种冲突局势都有其特定的动态和状况，在调整我们的政策时必须加以考虑。

一系列特殊的因素影响各国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具体情况下的政治动态和每个国家的体制特征，以确保营造能够实现持久安全和发展的环境。

要实现持久安全和发展，我们应该确保所有当地利益攸关方积极开展互动协作。与当地民众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国家主权和国家责任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关键因素。

正如秘书长在发言中强调的那样，不平等现象严重而且机构很薄弱的脆弱国家，发生冲突的风险更大。出于这个原因，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加强国家机构。在我们的努力中，我们应充分考虑到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的努力要获得成功，还必须采取区域办法。在许多情况下，安全和发展具有区域影响。我们认为，区域层面的有效合作、次区域和区域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联合国各实体、世界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密切协调与合作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变化。因此，需要做出全新评估，以便更好地应付不断变化的挑战。

我们也应适当注意有必要增强进行中建设和平方案和活动的成效和影响，它们除其他外需要在更好地了解安全与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的情况下部署工作人员。

我们还应该特别重视妇女在我们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及发展工作的各个阶段中的作用。我们应该进一步努力，以确保增加妇女的参与。

反思发展政策、投资于预防性外交、建设能力以及统筹开展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工作，对于土耳其来说，都是优先事项。作为一个新兴捐助国，我们将继续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上积极探讨这些问题。

本着这种认识，土耳其将于明年五月在伊斯坦布尔主办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我们预计会议将在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为发展合作进程提供新的动力。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发展与安全之间的重要相互关系将是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讨论的重要内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本次会议。我也就贵国政府采取主动，推动安理会就这一重要和专题问题举行这次公开辩论会向你表示祝贺。

如巴西常驻代表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夫人阁下 2 月 2 日向所有会员国发出的说明(S/2011/50)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是明确的，安理会的责任在于而且也仅限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本次辩论会的目的不是让安全理事会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古巴也不会支持这样做，这些问题属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关的职权范围。然而，必须强调指出那些构成诸多冲突根源的经济和社会困难。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根源似乎遭到忽视或无视。

在 1980 年代的最后两年，当国际关系中存在的两极世界行将结束时，安全理事会核准了五项新的维持和平行动。不过，必须回顾，安理会在此前的整整 40 年间仅设立了 13 项此类行动。

这就是那时候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趋势，当时，我们摒弃了两极世界，为的是跨入一个新时期，而我们原以为在新的时期里，国际关系将以多极方式得到处理，各国无论大小都将在其中享有平等机会，在决策工作中拥有相同的发言权。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我们全都卷入当前的全球单极秩序。

1990 年代，在安全理事会的要求下，当时的秘书长提出了他题为“和平纲领”的著名报告(S/24111)，当时各方对该报告进行了许多讨论，因为其中载有在许多国家看来有损各国主权的提案和办法。不过，该文件的内容几乎完完全全地得到了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总预算目前已接近 78.2 亿美元，相当于联合国经常预算的 1.35 倍。

但同一秘书长应大会要求随即提交的“发展纲领”(A/48/935)并没有获得同样的支助，也没有得到同样热诚的维护。相反，该文件一直被忽视。

“不发达”一词实际上已经从联合国词汇中消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本身等负责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其他主要机构看到安全理事会是如何篡夺其多项职能，并带来灾难性后果。联合国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预算仅略多于 9.65 亿美元，指明这一点已经足够。

尽管全世界仍有 10 亿人挨饿，情况仍然如此。近 9 亿人没有读写能力，1.2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30 亿人深受缺水之苦。儿童中，1.5 亿人出生时体重过低，3.25 亿人不能上学，欠发达国家每天有 33 000 人死于可治愈疾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外债继续加深欠发达国家经济的结构性危机。

知道穷国的婴儿死亡率比富国高出 12 倍是对人的敏感性的一种侮辱。这完全是因强加给我们的不公

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所致，必须立即以更为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代之。

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自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只带来了纸面上宏观经济数字所体现的表面增长。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显著扩大，正如国家的脆弱性和财富及特权的集中情况有所增加一样。四十年前，第一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包括 24 个国家，但今天该名单包括 50 个国家。不过，如果发达国家四十年前做出的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得到兑现，援助额将增至 1 600 多亿美元，也就是达到目前数额的两倍以上。

联合国特别重视其在追求政治稳定方面的努力，其采取的方式有时存在问题，损害了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务的原则，而此种原则是该组织合理运作的核心。但联合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要实现政治稳定，则必须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当前的世界军费支出超过了 1.4 万亿这一天文数字，高于所谓的冷战时期的开支，只是在当今的单极世界中，仅一个国家的开支就占到了总开支的近 50%。

这一天文数字恰好应成为发展资源的来源，因为我们谈论为南部欠发达国家和边缘化国家成百上千万饥饿人口和病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在其生活只限于每天仅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情况下，这又会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

裁军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没有发展资源，和平则无法实现。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有史以来首次于 2004 年在主席女士你所代表的友好国家的圣保罗市举行的第十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的发言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具备了自我彻底毁灭的技术能力，但另一方面人类却不能够为所有国家平等实现安全与完整提供最低保障。

核武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未决问题。其可能被使用将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鉴于当代核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潜力，广岛和长崎的经历在今天至少表明会发

生什么。各国或任何一方将不再使用核武器的唯一保证是销毁此种武器以及最新研制出的几乎同样致命的一代常规武器。不结盟运动提出一项在 2025 年之前消除并禁止核武器的计划。古巴将加倍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仅仅在五个月之前，我们在大会分析了千年发展目标执行情况。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只有三分之一的目标已实现。拿出主要大国目前军费支出的一半多一点，便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安全理事会今天的辩论会非常重要，此次辩论会必须有助于提高对这一现实情况的认识。必须将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联合国优先事项的核心，并且不能继续忽视此方面。本组织必须制定紧急措施，纠正国际经济关系中持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为此，需对全球金融和经济机构进行全面的结构性改革。言论和承诺是不够的。需要政治意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摩根·索托马约尔夫人(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巴西外交部部长安东尼奥·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及其代表团倡议举办本次辩论会，我们认为本次辩论非常及时。

冲突性质的改变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增加迫使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不得不调整应对跨越国界以及影响到人民和国家安全的这些新挑战。

我们深信，发展、安全与人权密不可分并相互增强。虽然不能说缺乏发展和剥夺人权是冲突和不稳定的唯一原因，但这些因素大大加剧了暴力倾向。

因此，必须不断加强本组织的能力，不仅为了建立和维护和平，也是出于预防性外交和建设和平的考虑，发展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安全理事会应当谨记，需要确保人民的安全，而不仅是国家的安全，还必须强调以人的发展而非武器为基础的安全。

必须以全面关注消除缺少发展机会等冲突的结构性原因的方法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加强法治、安保部门改革和促进发展等各种领域的多层面任务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不断增加，证实了这种全面愿景在安全理事会决定中获得的重要地位。

作为安全理事会 2002–2003 年和 2009–2010 年的成员，墨西哥寻求加强安理会决定和能力的效力，以期通过不断把安全、发展与人权之间的关系纳入其任务和决议中消除冲突的结构性原因。我国代表团深信，安全理事会应当继续致力于预防冲突和促进对新出现的危机做出及时反应——这是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为达此目的，安理会应当继续鼓励采取措施解决冲突的结构性原因，这包括促进发展、保护人权、裁军和加强法治，以及鼓励各有关行为者——包括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和金融机构——在国际一级建立更有效的伙伴关系。

考虑到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各国的国家决定这一事实，安理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以及将他们的意见纳入维持和平行动任务中对于该战略的成功必不可少。为此，我们强调了把建设和平与各国的国家优先事项紧密相连的重要性。

我们多次亲见发展机会匮乏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之稳定的影响。这再次证实了发展、对人权的尊重和安全具有相互强化的作用这一事实。安全理事会不能脱离该事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乌干达代表发言。

卢基亚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就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主题举行此次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和卢旺达常驻代表，以及世界银行特别代表今早所作的发言。我们还欢迎几位外交部长参加此次辩论会。

乌干达欢迎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以及各区域组织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对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互

为依靠关系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当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 1990 年代的联合国和平与发展议程为起点——它认识到需要采取综合性办法解决和平、安全与发展问题。

如在我之前的多位发言者强调过的，毋庸置疑，安全是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发展。没有发展，和平与安全亦难以为继；因此，这两者具有彼此强化的作用。《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强调了冲突和不安全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和阻碍这一事实。世界银行关注该主题是现实的。大量证据表明，脆弱国家和处于冲突中或冲突后局势中的国家在几乎所有发展指标中都落后于人，包括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

持久和平、安全与发展只能通过一种综合安全、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各方面的统筹办法实现。极为重要的是考虑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这对于国家、区域和全球稳定十分必要。联合国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应当加强他们的努力，以便为维持和平、建立和平和建设和平达成一种更有效和一致的方法。在这方面，建设和平委员会已经在支持摆脱冲突国家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当更多地关注实现切实惠益，包括提供基本服务、就业机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

最后，对当前的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结构实施基本改革对于确保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参与是迫切而必要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如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卢森堡代表发言。

卢卡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请允许我祝贺你倡议举行此次公开辩论会，它有益地补充了之前关于持久结束冲突和真正重建安理会议程上的国家的必要条件的辩论会。

卢森堡完全赞同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没有安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不尊重人权和法治，

我们既不能享有发展，也不能享有安全。”
(A/59/2005, 附件, 第 2 段)

卢森堡以 2005 年报告《大自由》阐述的原则为基础，致力于建立一个将联合国置于核心地位的有效的多边体系；卢森堡铭记这种基本互为依靠的关系，支持裁军、复员和重返社会与安保部门改革进程，以及早期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和建立法治进程。

如古巴代表所指出的那样，自 2000 年以来，卢森堡一直是遵守以下目标的国家中的一员：将其国民总收入中的 0.7% 划拨为官方发展援助。自 2009 年以来，我国的官方发展援助一直超过 1%。我们承诺致力于消除贫穷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包括作为一项对和平与安全的长期投资，和以期防止爆发新的冲突。

卢森堡的发展合作还实施了把安全视角直接纳入发展方法的方案。例如，我们支持位于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一项可持续发展方案，其目的是通过改善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渠道和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当地人口的贫穷状况，和加强马里行政当局在该区域发展方面的领导。同时，卢森堡还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支持马里政府为打击该区域的非法贩运和有组织犯罪所作的努力，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存在对该区域造成了严重影响。

主席女士，如你在概念说明(S/2011/50)中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不应承担其他主要机关和机构担负的责任。但如果安理会想制定可持续战略以便结束冲突，那么它就应该审议发展机关和行为者作出的分析和努力并力争同这些行为者进行更好的协调。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与稳定需要对发展有切实的认知。

建设和平是实现国家安全与振兴社会经济之间的关键阶段。维和人员本身就是早期的和平建设者。他们的存在应创造有益于开展重建工作和发展活动的安全环境。我们鼓励安理会加强它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关系，使它能在延长维和行动的任务规定时，有系统地寻求委员会的意见，包括不在委员会议程上的国家执行维和任务时。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与利

比里亚组合和布隆迪组合的主席进行互动对话，以及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会主席和五个国别组合主席积极参与今天的辩论会。

卢森堡深信采用综合方式至关重要，因此，自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建立以来，它就积极参与冲突后的建设和平工作。

在采取任何一种促成安全的办法来应对冲突之前，都必须对冲突的根源进行透彻分析。根据这种方式，应努力与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进行密切协调，使国家能够摆脱危机并促进国家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决不能忽略与国家自然资源或与土地权利相关的问题的管理。在这方面，安理会应利用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现有专业知识。安理会必须得到秘书长提交的关于所有相关部门对某一特定冲突或主题的观点和分析的报告。

在联合国各主要机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最理想的地位在安理会讨论维和行动的任务规定之前提供社会经济观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也能促进联合国系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促使摆脱冲突的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卢森堡在 2009 年担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期间主动召开安理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第一次联合会议的原因，讨论摆脱冲突的国家出现的粮食和经济危机的问题。

最后，请允许我就气候安全问题说几句话。我们认为，气候变化的冲击明显对很多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造成切实影响，这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正如秘书长根据大会 2009 年第 63/281 号决议提交的气候变化和它可能对安全产生的影响的报告(A/64/350)指出的那样，我们至少应该把气候变化视为使威胁加剧的要素。

主席：我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罗森塔尔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感谢你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和贵国代表团分发的内容非常明确的概念说明(S/2011/50)。

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复杂联系显而易见，即使凭直觉和常识也能感觉到这种情况。这些年来，许多内部文件和学术研究都已阐明了这些联系，其中包括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 1992 年的《和平纲领》(S/24111) 到今天上午世界银行特别代表提交的《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此外，概念说明还提及了很多其他报告。

但是，我们每次都从维持和平行动与建设和平行行动汲取各种经验教训，这正是因为每次行动都有其独特之处，即便国家之间有区别，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有区别，或者甚至在一个地区或国家内处于不同时期也有区别。我不想分析与安全发展有关的概念因素。但我想以我的国家为例。三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国内武装冲突，直到 1996 年冲突才结束。

我要做三点简短的说明。首先，如概念说明所述，贫困和不公正不一定是导致暴力和冲突的原因。如果这就是原因，那么我国早就已经发生冲突了，因为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诸如贫困和不被接受的情况在我国早已司空见惯，而非偶然现象。在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国都处于贫困和不公正的情况，制造了很多沮丧和愤恨，这是众所周知的火药桶，如果加入其他因素，就有可能发生爆炸。从包括危地马拉在内的中美洲发生的冲突来看，导火索来自外部因素。在所谓冷战的背景下，外部因素使非常狭小的差异演变成东西方的对抗。它沿着传统意义上贫富分化的裂痕，凭着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两极分化了我们的社会。

从两极分化引起的暴力的升级不单是贫困和不公正的产物，它们的存在肯定还火上加油。因此，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会引发冲突的基本情况和其他复杂因素。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地方存在高失业率，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并且存在高贫困率，但与此同时，少数人享受着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那么至少存在一些可能爆发冲突的因素。我们

必须处理这些问题，不仅出于内在和道德上的原因，而且在更广的意义上，以此作为预防冲突的措施。

第二，在促进法治和加强民主机制的问题上，几乎可以提出相同的论点，至少在危地马拉的情形是这样。我没有时间详细阐释这个问题，所以我想简要地说几句，即便最坏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具体方法来应对积累的沮丧，而且也不允许公开披露这些沮丧，以至于无法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我们长期受到悲惨的压制和有罪不罚现象的影响。今天甚至在联合国的帮助下，我们还在同这种境况作斗争。关键在于对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的任何认真检验都需要考虑到体制建设和加强法治的问题。

最后，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在可持续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情况下，联合国的支柱之一——维护摆脱冲突的国家的和平——才能得到维持。联合国不能以零碎的方式进行缔造和平、维护和平和建设和平工作，因此我们欣喜地注意到，自 2005 年以来在建立现在被称为建设和平架构的过程中推出的各种创新方法。我们希望，去年对建设和平架构的审查将使各主要机关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更加明确，从而以综合与协调的方式在全系统范围内应对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卜杜拉齐兹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对巴西主持召开这次辩论会表示感谢。我同时要强调，可持续发展与维护和平之间的健全关系是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我们感谢秘书长、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与世界银行特别代表所作的全面通报。

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相互关联的挑战和机遇，因此很难忽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概念联系。二者都与人相关；二者相互影响。缺乏安全很难促进发展，而缺乏广泛基础的发展会造成不稳定，并终究会为安全和可持续的和平带来挑战。然而，在实际层面上，安全与

发展的联系仍然难以捉摸，而且这种联系的含意难以界定，因此应该在适当的论坛中进行彻底审视。

尽管我们欢迎今天的辩论，它有助于增进对安全与发展之间联系的理解，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个问题超出了安全理事会的核心职能范围。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无权管理联合国的发展机构、基金或方案。涉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属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职权范围。尽管我们鼓励联合国主要机关之间进行密切协调与合作，但我们作为会员国都必须尊重这种区别，因为从一方面讲，它对于联合国成功处理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从另一方面讲，它对于联合国成功应对发展问题至关重要。

尽管秘书长最近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指出了一些正在出现的新问题——诸如国内冲突、有组织犯罪、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迅速城市化和海上安全——增加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特别是对非洲而言，但不结盟运动认为，需要采取综合的方式来应对冲突的根源，并同联合国主要机关、联合国系统、国际金融机构、区域组织、各国当局和民间社会进行密切协调，在这些相关行动方的职权范围内并根据其任务规定，结合并运用专业知识和它们吸取的教训。

促进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国际上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很多不结盟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并未走上在 2015 年底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正轨。这一事实加强了履行与支持发展有关的所有承诺的必要性，特别是在非洲。这些承诺包括全面履行 2008 年 9 月 22 日大会高级别会议通过的关于“非洲发展需求：各项承诺执行情况、挑战和下一步行动”的政治宣言(第 63/1 号决议)，以及与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所有其他承诺。

不结盟运动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处于紧要关头，因为对扩展它们的任务和使命并增加其复杂程度的要求提高了，而且本组织的责任正在增加，并超过了其履行职责的政治作用及其能力。所有这些因素以

及缺乏很多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加重了本组织和部队与警察派遣国的能力负担。

不结盟运动认为，这种状况需要本组织在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继续朝着提出一个共同愿景的目标前进。根据考虑到需要和现有能力的设想，以及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的方式，共同愿景涉及到如何推进概念制定的工作和如何促进会员国与秘书处的伙伴合作关系，以使联合国维和行动获得必要的政治、财政和物资支助。

因此，不结盟运动再次强调，它承诺支持所有旨在实现维和行动效力的努力，并重申以下内容。

首先，重要的是，会员国就制定维和政策问题必须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不进行会员国尚未批准的意见和方法。

第二，必须向维和特派团提供所有必要的支助、财政与人力资源，以及军事与民间力量，使维和特派团能在完全尊重东道国、其法律和规范的情况下，完成它们的任务，并实现它们的共同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得在未同部队派遣国协商或未得到它们认可的情况下改变维和特派团的任务规定。

第三，务必做出更多努力，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撤离战略上，从而和平解决争端，并以此作为主要战略目标，同时有效应对一些国家要求维和特派团早日撤离的要求，以及在完全尊重国家自主权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经济发展与高效的体制和能力建设，为建设和平人员和发展行为者加强和巩固新建立的和平铺平道路。

此外，不结盟运动认为，开展冲突后的建设和平活动应该以联合国主要机关进行密集和有效的协商为基础，并应充分强调这些机关各自的职权范围。

维护和平、建设和平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联合国适当机关进行仔细和全面的审议，以便能为这三个过程提供必要的资源，并在国家自主权的框架内，加强冲突后国家的国家能力，从而使这些国家有能力在安全、国防、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承担责任，

并在充足的财政资源、技术专门人才和体制能力的支持下，参与可持续的发展进程。另外，还必须及时提供充足资源。

此外，建设和平委员会必须审查冲突后国家的建设和平综合战略，以确保逐步将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要素纳入综合战略，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其他相关联合国、国际和区域行为体合作，从国家当局实施工作的早期阶段开始就处理新出现的社会经济挑战。

因此，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必须适当考虑到冲突后国家建设和平进程与启动可持续发展框架之间的重叠。在贫困、疾病、饥饿问题严重，而且仍然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准的社区，为善治、法治和实施民主与正义原则奠定基础而作的努力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

建设和平委员会必须在逐案基础上积极参与制定维和行动中的早期建设和平工作，委员会应当与相关国家充分协调，适当评估这方面的需求和所需条件。建设和平委员会可就建设和平与早期发展进程提供委员会意见和相关专门知识，丰富安全理事会有关冲突后局势问题的辩论。此外，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必须在不影响安全理事会权力和职能的前提下，在建设和平与发展活动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不结盟运动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所有领域，包括和平、安全和发展领域的一切努力，并随时准备建设性地参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就这一重要问题开展的任何进一步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艾季莫娃夫人(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理会轮值主席巴西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安全和发展之间的相互依靠关系这一极端重要议题。我也要向世界银行的萨拉·克利夫表示，我感谢世行提出颇有见地的《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我还要感谢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通报。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的发

言发人深省，显示联合国今天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运作，面临新的现实。

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乃至今后几十年所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已远远超出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或卷入国内暴力，这些威胁包括由极端贫困、粮食和水严重短缺、传染病和环境退化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排斥和动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可能使用；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流动。这些威胁不受国界限制，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必须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加以解决。

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更广泛地理解安全及其相应责任、战略、机构和制度，它们不仅建立稳定和法治，而且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推动人民自决权的实现。免于匮乏和恐惧、有尊严地生活并确保尊重人权属于基本原则，因为它们相辅相成，相互关联。它们是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维持和平、人道主义行动、建设和平、冲突后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程的指导原则。我们必须不断完善这些工具，以适应每一个行动区的需要，因为每一个行动区的具体情况不同，总体上来讲也要适应安全理事会有关维和行动参与规则的战略以及其撤出战略，同时也适应通过多学科、多层次行动而为促进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采取的步骤。必须采取措施建设机构与能力，并提供服务以促进内部稳定。

因此，显而易见，安理会必须注意大会及其六个委员会有关相关安全问题的决议。同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承担着推动全球首脑会议所定议程，协调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活动，通过各区域委员会与非政府组织和网络进行协商的职责，其决定能提供预警信号。人权理事会提供特定冲突局势的人权相关指标。建设和平委员会为如何填补可能损害到冲突后建设和平及恢复的缺口提供指导。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系统和全球环境治理各自都有其日益扩大的需求范围和规模，因而在监测全球安全问题和鼓励转向稳定发展，包括妇女和青年参与方面，有着独特的能力。

安理会必须承认，促成和平与繁荣的关键要素包括强有力的领导、大众所认可的合法性和政策方针，它们能够成功整合安全、司法、意愿和经济发展机会。因此，必须在政治、发展和社会领域采取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建立信任措施，在分散地点取得实地具体结果。我国创建亚洲互动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就是区域合作的一个良好范例，它证明这一过程很耗时而且十分困难；但也证明，若有坚强的政治意愿，就能够建立信任，进而预防冲突。

冲突和脆弱性，以及它们与发展的联系，要求我们同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区域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非洲联盟、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欧洲联盟等区域结构和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其他广泛各种行为体进一步合作。青年是一个由学术界、宗教领袖、人权行为体、基层组织和独立媒体等多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安排的重要一环。他们的参与是早期干预，避免激进化的关键。安理会及维和行动授权固然有限，但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联合国系统直接处理发展问题，并与重要的监督机构互动。

最后，我谨确认，哈萨克斯坦以多种方式支持联合国促进和平，特别是于 1991 年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于 1996 年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以及促进形成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有关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集体思维。我国还为本地区受战争和冲突影响国家的恢复进程提供协助。

安理会必须审查不断演变的国际安全环境及其对联合国的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秘鲁代表发言。

罗德里格斯·阿尼利亚斯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欢迎这次辩论会，为此，我们感谢主席。它是及时审议一个重要事项的机会。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和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积极参与方，秘鲁致力于为审议这一主题提供

支持。我还因概念文件(S/2011/50)的提出心存感谢，因为它为我们今天的讨论提供了依据。

秘鲁赞同埃及常驻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秘鲁曾多次强调发挥安全、发展、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努力之间互补和协同作用的重要性。这就需要以各种相互关联和不可分割的要素来指导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全面战略的制定工作。如果我们的目标的确是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就是联合国本主要机构的首要责任，还必须在实地体现出上述要素。

就在几天前，秘书长在慕尼黑谈到中东事件时也论述了和平与安全之间不可或缺的关联，指出这两个概念不可能独立存在。许多经历，包括当前对安理会和本组织构成挑战的许多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我还应指出，我们有史以来的经历也表明，在此类情况下还存在相反的一种关联，即暴力、机构脆弱性、不安全和重新发生冲突之间的关联。

正如联合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日益迫切需要对安全、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问题采取全面的方式。这需要分析暴力的根本原因和实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还需要放弃以孤立和隔离的方式和战略去解决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也就是说，在进行预防性外交努力、解决冲突的发生和重新发生以及支持解决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努力方面，我们需要采取协同和互补的方式。

鉴于维持和平行动是本组织维护和平与安全工作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此类行动是否能够或应该参与到发展努力之中以及参与到何种程度。秘书长在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A/64/573)中指出，维持和平行动通常发挥三项职能。

第一项职能是为国家行为者和国际社会之间达成共识进行协调和提供支持；第二项职能是在开展建设和平活动以及提供安全和支持社会经济重建方面担任与其他行为者的调解方；第三项职能与建设和平

职能相关，包括为实现稳定打下基础以及建立机构发展能力。正如我们上个月在安理会这里所讨论的那样，第三项职能对于在发展和可持续和平方面取得进展是不可或缺的。目前的各种维持和平努力已明显发挥这些职能，从而表明维持和平特派团的确能将安全与发展内容结合在一起，方法可以是开展与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早期阶段工作和建设和平正式阶段工作相关的活动。

在制定综合战略时，我们应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所发挥的下述作用，即作为一个咨询和促进机构，推进制定注重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关系的方式，用以解决每个局势的具体需要以及旨在建立和增强国家能力的国家优先事项。非常有必要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能力，从而促进迅速、有效地执行审议该委员会工作时提出的建议。该委员会是重新确认联合国参与各项和平进程、从而建立包容性国家自主权进程所需的安全和信任气氛的主要和最合适机构之一。

最后，我想回到今天辩论的主题。毫无疑问，安全与发展内容显然应成为各项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行动任务的指导原则。每个联合国机构的战略和行动也应直接促进发展努力的执行。因此，有必要与所有联合国机构进行密切和有效的协调，包括使全体会员国均参与其中，以确保这种协调。换言之，这是一项共同的责任。秘鲁充分认识到这一责任，并承诺履行这一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斐济代表发言。

汤姆森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即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瑙鲁、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图瓦卢、汤加、瓦努阿图和我自己的国家斐济发言。我要首先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巴西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就明白，和平、安全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高兴有机会在这次重要的辩论中表达我们的意见。

诸如太平洋地区的经历过暴力冲突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互为依靠关系有着切身的体验。加快可持续经济发展活动，例如集中投资于创造就业机会、建设和维护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解决环境退化问题，有助于防止重新陷入冲突，并且是保障长期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这种发展和安全是建设和平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总体而言，发展能增强各国的复原力，并使其更有能力应对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冲击。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由于特定的脆弱性，包括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缺乏技术能力和大规模多样化经济，因此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冲击。全球性不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也可能削弱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并威胁到安全。例如，太平洋水域的全球性不可持续捕捞作业严重破坏了我们区域的粮食安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大会通过关于为可持续的生计保护珊瑚礁的第65/150号决议——所有太平洋国家都倡导该决议。我们期待明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审议这些重要事项。

对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最严重的冲击风险，也是对我们发展与安全的最紧迫威胁。水平面上升、暴风雨更剧烈、全球和本地粮食短缺以及淡水短缺给我们的许多岛屿带来威胁。秘书长关于气候变化和它可能对安全产生的影响的报告(A/64/350)将气候变化称为放大威胁的因素。这是正确的。但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它给原本没有不稳定的地区带来不稳定。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认为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情况的增加很可能导致诸如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地势较低的岛国在被完全淹没之前很长时间就完全无法居住。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的这些岛国居民的流离失所状况可能给流离失所者和接受他们的社区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

对一些太平洋岛国来说，气候影响特别是海平面上升，甚至可能会威胁到当前的主权概念，并令人对此产生质疑。这是前所未有的问题，需要安理会给予确切关注。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要求我们动用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来因应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损害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亟须加大力度改善脆弱国家的发展前景，使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抗压力，还必须为紧急适应项目提供资金。这必须与全球迅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作齐头并进。过去的排放已经使我们面对气温出现危险程度的升高状况，而世界很有可能遭受非线性破坏性影响，产生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稳冲击。

为了减缓冲突和不安全的前景，安全理事会必须紧急处理气候变化对安全造成的影响。2009年，大会一致通过了第63/281号决议，其中要求联合国各有关机关加强努力，研究和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包括它可能对安全造成的影响。安全理事会作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联合国机关，有义务切实处理这项问题。我们重申，要求安理会紧急开始审议气候变化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并考虑采取应对这些与日俱增的威胁的行动。

正如秘书长今天上午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更加突出气候变化-安全-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要实现安全就必须应对气候风险这一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西格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大会第60/1号决议)强调了发展、和平与安全和人权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的重要性。亟须尽一切可能实现《千年宣言》(大会第55/2号决议)所提出的愿景，这一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因此，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将该问题列入今天的议程。

鉴于时间已晚且发言名单较长，我的发言将非常简要，只谈两点内容。关于我们的其它实质性看法，

我请安全理事会参阅我的同事比利时常驻代表代表建设和平委员会五个国别组合主席所作的发言。我们完全赞同该发言。

首先，如不促进人权和正义，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必须以协调方式开展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业务发展系统和人权方面的改革工作。安全理事会若能对它所监测的局势进行更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分析冲突的根源，同时考虑到威胁和平与安全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等因素，就能够更高效地运作。

第二，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开展战略合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发布得正是时候。与发展行为者和建设和平架构参与者开展定期交流如能系统化和得到加强就会更有效。我是指拟定秘书长报告、特派团规划、对工作人员继续进行教育等工作以及在综合特派团特别工作组内开展工作。对于列入建设和平委员会议程上的国家而言，此类合作的重要性不再需要加以证明。我们对能够积极参与处理布隆迪问题感到高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卢利什基(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贵国继续对建设和平与发展作出具体承诺使贵国能在担任主席期间明智地选定今天辩论会的主题。本次辩论会是对上个月主席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召开的辩论会的补充，这是我们乐见的巧合，我们对上次辩论会也持欢迎的态度。这使我们得以进行深入审议，并一起采取行动，制定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冲突问题上真正的综合做法。

冲突持续及其所造成的人力和经济代价以及冲突后阶段必须实现稳定，这要求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工作尽早建立起互动关系。建立持久和平需要妥善处理从维持和平过渡到建设和平这一至关重要的工作。必须通过将实现安全与旨在使摆脱冲突的国家实现稳定的发展工作结合起来，以此处理该过渡阶段的工

作。在这一十分重要的阶段必须深刻认识到重现冲突的严重危险。

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至为复杂，在转向建设和平的过程中必须慎重行事，因为国际环境的特点是跨国犯罪帮派、非国家行为者和行踪不定的恐怖网络相互勾结，就象它们在萨赫勒和撒哈拉地区所做的那样。

联合国在冲突后的存在必须有助于制定国家战略，处理促进妇女权益、青年就业、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建立法治和加强国家机构等国家战略。在这项重大工作中，必须切实协调联合国的努力，从而将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与发展工作揉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国际社会必须加强东道国减少贫困、实现经济复苏和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实践充分表明本国对建设和平工作拥有自主权至关重要。东道国的领导作用面临挑战，但它必须要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厘清集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各方面问题于一体的国家复苏战略。在这方面，必须增进国家和国际结构之间必要的合力和协调以及调集可持续的资源。

联合国必须加强它的能力，从一开始就制定综合战略，协调实地负责安全与发展工作的有关各方的活动。这将有助于使国际社会的行动更一致和更协调。此外，双边捐助者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国际经济援助必须针对考虑到特定国家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现状、其特殊能力以及为外国投资者所提供的前景的项目。在这方面，我们的积极政策是支持很多非洲国家的建设和平工作，将推动人文发展的多个领域如农村地区的教育、安全饮用水和供电作为工作对象。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除了努力建立、维护和建设和平之外，它们在和平解决争端和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而且必须得到发展、加强并获得充足的财力和人力，以利和平和国际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团长佩德罗·塞拉诺先生发言。

塞拉诺先生(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感谢巴西安排今天这次关于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关系的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秘书长所作的发言，以及世界银行萨拉·克利夫女士就我们期待的《世界发展报告》所做的发言。我也感谢今天在安理会这里发言的所有各位。

候选国土耳其、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黑山，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参加欧洲经济区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列支敦士登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都赞同这一发言。

我愿从三个角度来探讨安全与发展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第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二，发展是安全的前提条件；最后，人权是安全与发展两者的前提条件。

就短期来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超过一半的冲突后国家，冲突会在和平协议签署后五年内再次爆发，摧毁对发展所抱的一切希望。维持和平特派团能够控制暴力，特别是如果它们是多层面的，并通过综合战略框架与联合国其它行为方联手合作，而且同时考虑到确保人道主义实体公正、中立与独立性的必要性。

欧洲联盟继续致力于在纽约及当地进一步提高这些特派团的工作表现。在纽约，我们继续坚定地支持建设和平委员会并积极为它提供捐款。建设和平委员会能够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建设和平方面的建议，例如，如何将其特派团的活动与一国境内更广泛的建设和平努力相结合。此外，欧洲联盟还期待着为维和人员执行关键性的早期建设和平任务制定战略，它将以联合国系统的联合规划以及联合国系统内按照职权、业绩记录和执行能力进行的明确分工为特点。在纽约这里，除其它事项外，我们也期待着成立一个注重成

果的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在有效的保护平民战略框架方面以及就强有力的维和方式进行建设性对话方面取得进展。

在实地，除我们自己的 13 个政治、民事和军事特派团外，我们还为一些项目提供财政资源，以支持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举例而言，这些资源有助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编写司法与警察手册；有助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开展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面的工作；有助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及乍得特派团培训乍得警察；也有助于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进行安全部门的能力建设。所有这些都是为这些国家创造安全的、适于发展的环境而采取的关键性步骤。

就长期而言，发展是安全的前提条件。许多最贫穷的国家同时也是最脆弱的国家。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内战的风险降低一个百分点。我们需要努力寻求长期解决方案，将预防冲突纳入我们发展政策的主流。我们需要努力寻求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以及处理造成冲突的各种根源。这正是欧洲联盟正在做的事情。

消除贫困是《里斯本条约》的核心。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中超过一半来自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提供者。千年发展目标是指引我们援助政策的一盏明灯，另一盏就是国家自主权。当然，国家行为体只有在具备处理其与国际社会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时，才能掌握主动。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联盟决定帮助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建立一个特殊的数据库，它可以作为建立国家援助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礎。

人权是我们这个世界机构的第三个支柱。无论是就短期还是长期来说，尊重各种人权与法治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且也是安全与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不尊重人权与法治的安全并不是安全。没有人权就没有人类发展。正如联合国发展集团最近关于把人权纳入主流问题的报告中主张的那样，尊重人权有助于减少

不平等与歧视，而这些常常是造成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因。

欧洲联盟强烈支持通过发展集团最近建立的人权纳入工作主流问题机制等渠道，将包括两性平等在内的人权问题纳入联合国工作的主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多向安全理事会做报告将是进一步将人权纳入其工作主流的一个好办法。欧洲联盟支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努力将人权问题纳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各个组成部分。

最后，请允许我赞扬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1/4)，它进一步强化了在这个问题上业已确立的重要理念，其中包括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以及《关于武装暴力与发展问题的日内瓦宣言》。欧洲联盟期待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些涉及安全、发展与人权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宣言，将它们变为国际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代表发言。

埃拉苏里斯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巴西代表团决定举行本次重要辩论，重点探讨国际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托的关系，以寻求可持续的世界和平。我还要感谢秘书长今天上午的重要通报，感谢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欧仁-理查德·加萨纳先生为本次辩论会所做的宝贵贡献，并感谢世界银行的萨拉·克利夫女士清楚而详实的发言。

智利赞同泰国常驻代表以人的安全网名义所做的发言，我国也是该网络的成员。

联合国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长期经验表明，发展——或者说欠发达——这个问题是造成安全理事会议程所列许多冲突的根源。维和行动强行带来的安全并不能保证持续安全，或者冲突不会最终再度爆发。为避免这些情况，需要同时具备几个因素：安全，加强法治，尊重并促进人权，赋予妇女权力，以及创造促进发展的条件。这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

在这方面，发展问题以及一国的社会状况——无论是从失业、饥饿还是从贫穷的程度来说——还有我们处理这些挑战的方法，都是安理会在给予维和行动任务授权时应考虑和评估的问题。我们赞同今天的主席声明，它这样写道：

“重建、振兴经济和能力建设是冲突后社会实现长期发展和持久和平的关键要素”。
(S/PRST/2011/4)

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当今的世界，因为绝大多数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机都与内部冲突和内战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欠发达、贫穷、失业和社会边缘化对一国的治理、稳定与统一构成了深层挑战。安理会在为寻求可持续和平而通过知情决定时不能忽视这些层面。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至关重要，应当指出，要充分处理安全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有必要努力使联合国每一个机构的行动协调一致。这并不是说把发展问题拿到安全理事会这里来审议，因为安理会在工作中可以借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会、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其它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及相关区域性实体在发展问题上的见解。

在 2005 年的《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各国元首与政府首脑确认有必要成立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帮助冲突后国家，为它们提供综合性视角。2010 年建设和平委员会审议进程联合协调员的建议已获得安全理事会及大会多项决议的批准，其目的是建立并保持安理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非正式、灵活机动的对话。我国认为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即将这一对话纳入安理会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我们清楚地了解，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主席声明认识到同委员会进行协调与对话的必要性。

最后，我谨强调两个标志性的情况。

第一个是非洲，它许多次成为安理会关切的对象和巴西持续关注局势。正如秘书长关于冲突根源和

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S/1998/318)所承认的那样，该区域的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容否认的，安理会必须继续并加紧努力，以便考虑到对区域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的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因素。

同样，我们特别关心海地局势——这个姐妹国家在走向和平、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紧迫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也认为，在不忽视安全任务的情况下，本安理会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以逐步和持续的方式帮助联合国系统为该国的持久和可持续发展创造适当的条件，在民主和政治稳定的框架下实现完全独立，并且严格遵守适合于相关授权的国家自主权原则，以便集中精力建立必要的国家能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博茨瓦纳代表发言。

恩图瓦哈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我谨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安理会的巴西主席召开有关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问题这个非常重要议题的辩论会。

我国代表团认为，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就是建立冲突后地区的慎重和持久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同样重要的是，在容易爆发冲突和不稳定的地区开展政策对话和执行发展项目及方案。我们还认为，在摆脱冲突的地区和提供庇护的地区，应当以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坚实基础，作为安全的后盾。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会员国有目的地改变其外交政策目标和原则的方向，以便加强发展援助在建立关系上的贡献。

许多会员国的外交政策理论的逐步非军事化，也是一个可喜的事态发展，将对安全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继续看到，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推动发展议程、建立强大的治理机构和法治，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提升发展优先事项的地位，同军事开支支起平坐，是值得赞扬的政策和战略的转变，表明会员国

愿意对于全球挑战作出单独和集体的回应，以便解决世界许多地区的发展赤字和动乱威胁。

整个国际社会拥有充足的资源和能力，能够使人类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况。如此，我们就能够避免走代价更高的道路，而是采取更加可持续和有效的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方法。如果没有为实现《千年宣言》所载的主要目标之一，即谋求使十多亿人民摆脱贫困和饥饿，作出同样程度的承诺和调动同样的资源，我们在冲突管理领域中的大胆举措将是徒劳的。

我们不应允许对技术和创新的追求阻碍国际合作和进一步扩大富人同极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市场自由化所产生的机会应当是可以分享的，并且要增加贸易和投资，迄今为止只做到让一些经济体获得比它国更多的发展和增长的保障。这是我们必须克服的安全挑战。

全球化的好处，应当促使我们建立最强大的伙伴关系和相互依赖性，以确保全人类的未来。投资于彼此可持续的发展，具有使各国日益相互接近，而不是彼此疏远的共同价值。我们必须建立更强大和相互依赖的发展界。这是消除冲突和动乱的最可持续的方法。

在目前关头，请允许我赞扬建设和平委员会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它们在冲突的预防、监测和管理领域中，在恢复安全和法律与秩序，以及在重建和加强管理机构方面，做出了辛勤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动荡局势可能使国家陷于瘫痪的情况下，只有联合国拥有进行干预的道德权威和普遍合法性。但是，为了持久解决和平与安全的挑战，应当更加强调在冲突后立即执行的经济战略。因此，调解和冲突管理工作始终应当伴之以有关调动资源和确定长期发展优先事项的明确的政策指导方针。

我们完全相信，发展援助是应对动乱挑战的远为更有意义和持久的对策，就是因为它产生结果。它维系国家，帮助避免它们的最终崩溃。由于其参与性，人们对发展援助的赞赏，也远远超过零散的援助。它

带来的安全和善意，甚至远远超过冲突国家的本国范围，并且它是确保限制冲突的蔓延作用的最佳做法。毫无疑问，凭借发展的收获，我们将为实现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所罗门群岛代表发言。

贝克先生(所罗门群岛)(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感谢你召开有关发展与安全之间互为依靠的本次及时的公开辩论会。正如巴西的概念文件(见S/2011/50)指出的那样，近年来举行了一系列类似的讨论。在目前时刻，请允许我感谢巴西提出这份概念文件，其中提供了一些参考文件，也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

过去就我们面前问题进行的所有讨论中的一条共同的主线，就是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现在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安理会在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时，将需要检查和处理冲突的根源。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实现全球长期的可持续和平。正如概念文件主张的那样，安理会必须适当注意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的行为体，特别是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包括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内的其他附属机构。

2005年首脑会议文件(大会第60/1号决议)和时任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报告(A/59/2005)，对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联系作了最好的总结。多边主义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人民摆脱匮乏、恐惧，并且自由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些人民包括我们的青年、妇女与儿童，以及我们的农村社区。

当我们环顾全球环境，我们看到此后全球金融市场已有改善。但是，环境依然脆弱。外部因素，取决于它们的优劣、形状和规模，左右了全世界的动荡和冲突危险的程度。

在国际制度边缘活动的会员国的状况更加凄惨。这些国家将需要被放到一个专门为此制定的发展计划的特殊观察名单上。低收入、低成长和依赖自然资

源的国家，以及易受气候变化打击的国家，面临发生冲突的高风险。最不发达国家和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属于这一类。如果不予以果断和有意义的应对，气候变化将决定我们的未来。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大会有关决议请安理会考虑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上无所作为所造成的安全后果。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仍然有机会加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承诺提供的气候变化基金必须通过一个联合国多边机构以透明的方式发放。在坎昆会议上得到恢复的信任和信心仍然脆弱；未能取得结果威胁着多边主义的实施。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今年5月举行的第四次联合国会议必须取得结果。我们必须打破照章办事的做法。过去三十年内进行的三个十年期方案没有产生我们一直寻求的结果。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必须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愿望，使其中至少一半国家能够在未来十年从这个集团脱离。

在所有层面，维护国际和平的情况在于发展伙伴关系的质量；发展伙伴关系必须平衡，必须以人为本，投资生产部门，以便加强国家能力。以东帝汶为首的7国集团加脆弱国家集团正在寻求和平红利以及各伙伴与冲突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高质量、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并继续增加对这一讨论的支持。我国代表团本着密切关注的目光和充满希望的精神期待着这次讨论的结果，并再次感谢巴西采取这次主动行动和感谢所有安理会成员在本次会议给予的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

塞富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赏你表现出领导能力和决定召开本次公开会议。我们欢迎潘基文秘书长的发言和赞同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认为，将安全与发展互为依靠关系的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经常议程的时候到了，因为自1945年安全理事会设立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冲突和不稳定的性质和原因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安全理事会那时所面临的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与它今天所必须处理的因素——其中多数在非洲——大不相同。

今天，大部分安全理事会的时间和联合国的预算都用于处理非洲和平与发展问题。确保非洲和平安全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发展、善治以及政治和经济参与和机会上。今天，我们心中毫不怀疑，人们尤其是青年一无所有、一贫如洗和毫无希望，这是各国内部和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可核查和迫在眉睫的威胁。毒品贩运、海盗行为和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其根源皆在于贫穷。

安全是发展的关键，而发展又是安全的关键。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不能无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这种联系。使非洲青年对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产生希望有助于减少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使他们不致于从事可能导致不安全、不稳定、犯罪和冲突的活动。对于冲突后社会来说，发展及其所提供的和平红利是防止再次陷入冲突的最佳途径。人民需要成为和平的既得利益者，而共享发展和繁荣成果是使他们成为和平既得利益者的最佳途径。这将稳定社会，并营造有利于善治、尊重人权和问责的环境。

得到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和行动与保护措施，不论是否坚强有力，皆可帮助确保冲突各方在有限时期内实现和平。但我们处理冲突需要标本兼治。我们需要培养防止战火爆发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培养扑灭战火的能力。不把发展问题作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架构的组成部分处理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安全理事会需要制定将发展纳入这个架构的战略。我们不是要安全理事会超越它的任务授权或侵犯其他机构和方案的职权范围。我们只是请它制定一项可以帮助和支持其他机构和方案进行的发展努力的战略。

维持和平不仅必须结束冲突，而且还必须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维持和平必须为发展的实现和经济机会的出现所必需的那种和平与稳定提供保障。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和平与安全

所需要的连续干预行动的一部分。如果建设和平委员会有助于弥合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差距，那么安全理事会就应当通过鼓励所有行为者和所有国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的发展使安全与发展相互依靠。

每种冲突的起因和演变各不相同。我们决没有一刀切的办法来解决冲突。我们需要提高联合国的能力，使它能够更好地了解每个背景下每种冲突的根源并制定契合每种冲突特点的战略。当然，在资源丰富的冲突和冲突后国家，联合国必须提供协助，确保这种资源为发展提供基础和起到催化作用，而不是让少数人自肥或助长目前或未来的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亚美尼亚代表发言。

纳扎里安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与前面的各位发言者一道感谢巴西外交部长主持这次重要辩论会，并感谢其他各国部长参加我们的讨论。我还要对潘基文秘书长和世界银行特别代表的发言表示感谢。

正如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安全就不会有发展，而没有发展就不会有安全。我们认为，这次辩论会有助于进一步激励和推进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目标中的两个目标——实现持久的安全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这两个目标紧密相联。我们还认为，这是另一次重要机会，能将负有发展任务授权的所有国际行为者聚集在一起，使我们大家都来研究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反思我们在最近的过去进行的合作并交流我们的经验，使我们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协调和作出努力。

当我们总结在探讨安全与发展的联系及相关政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时，我们欢迎有关方面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积极举措。然而，在概念和实践方面仍存在许多挑战。尽管我们大家都同意，安全和发展相互依靠，但我们必须确认，在许多方面，其中每一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出的目标，具有自己的独特挑战和政策要求。安全和发展已经是涵盖若干内容非常广泛的概

念。能够影响安全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因素范围很广。因此，就事论事很重要，缩小我们的关注范围是关键所在，可使我们能够在实践层面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和办法。

国际组织处理冲突局势的经验表明，要实现持久和可持续和平就必须采取一揽子全面解决办法以及解决冲突根源和实地经济局势的面对安全问题的办法。

今天，南高加索区域继续面临多重挑战，整个区域在朝着实现区域安全和发展目标方向迈进取得足够进展方面遇到极大困难。

最重要的是，缺乏充分合作对区域带来负面的影响。然而，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可使我们更接近和平的一项重要资源，即可持续发展。有人可能怀疑，在冲突后局势中，在各方之间仍在谈判时开始这方面努力的价值。但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合作与互动可以成为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往往会产生政治凝聚力。可以在西欧、东欧，而且越来越多的在亚洲，找到这样的实例。

南高加索地区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表明，拒绝区域经济合作和闭关锁国不会带来政治解决；相反，只能疏远周边国家人民，摧毁他们的信任和对持久和平的希望。

为了提高区域连贯性和扩大合作地域，南高加索地区需要执行捐助国和组织赞助的各种倡议和计划。此外，国际金融机构及私营部门的贡献，应为此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亚美尼亚分担支持安理会作为对话和集体行动的中心舞台，解决安全和发展多重挑战的共同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阿圭略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主持本次重要会议。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非常高兴地看到巴西代表团召

集本次辩论会，着实取得政治成功。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互为依靠关系问题不仅关系到本组织的生命。参加今天会议的外长和副外长的人数证明，巴西所展示的召集力明显证明巴西所倡议的重要性。

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是各国人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及必须指导联合国行动的重要目标。因此，必须发展制定透明、民主的集体安全体系，巩固多边机构，尊重国际法和促进发展。

在一定条件下，一国或数国发展水平低下，可能导致国内或国际冲突，或对此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一种环境，助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非传统威胁，如恐怖主义、非法武器交易、非法毒品贸易、跨国组织犯罪、网络犯罪和海盗活动等等。

当然，安全与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为依靠关系的看法并不新鲜。因此显然的是，安理会不应该接管诸如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或世界银行等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职责。

同样显然的是，维持和平行动不能成为发展行动，履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其他机构的职责。关键在于安理会如何在作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的决策时考虑到发展问题，使这些决策更有效。在这方面，一个尚待完成的任务是改善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及其与大会的关系，以便使同肩负与发展相关的职责的联合国其他机构之间的互动更加流畅、透明。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应该是听取这些机构的意见，考虑他们的观点，而不是将自己的优先事项强加于人。这样，安全理事会在决定继续、撤出或改组某一维和特派团时，可考虑到更多方面，在确定实地的稳定程度时尤为如此。

在这方面，显然，在海地等问题上，已经达到基本和平与稳定的条件，但尚未实现相应的体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条件，这是特派团撤离的必要但尚不充分的条件。如同过去在类似情况中所发生的那样，突然撤出可能导致以巨大代价取得的安全局势恶化。

在这方面，允许我回顾一个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形成的概念，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应同步进行，而不是先后展开。这个概念，加之维和特派团综合规划，既可帮助缩短部队需要在实地驻留的时间，又可减少因为各种因素，特别是缺乏发展而导致重新陷入冲突的风险。

正如若干安理会主席声明指出的那样，建设和平是冲突后维持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两者之间的调解因素。因此，持久建设和平需要采用综合办法，通过促进人权和法治加强安全与发展活动之间的连贯性。因此，必须突出更好地协调双边和多边捐助者工作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需要由联合国根据地方当局确定的轻重缓急开展此一协调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发言。

奎略·卡米洛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首先表示附和阿根廷对巴西代表团的赞赏之词。多米尼加共和国感谢巴西主席国召开本次有关安全和发展问题的辩论会，这是长期以来巴西代表团在各种论坛上始终强调的问题。

多米尼加共和国赞同埃及常驻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国际社会审议安全和发展问题已有一段时间。然而，虽然我们认真努力，但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自 1998 年以来，我们在秘书长关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报告(S/1998/318)的基础上审议建立持久和平的问题。自 2001 年以来，我们认识到，需要建立战略，在可持续和平、安全与发展所有各层面互为依靠的基础上加强和平。

促进发展是贯穿维持和加强和平过渡阶段全过程的共同主线。虽然促进发展显然不是安全理事会任务授权的一部分，但是为使安理会授权和监督的特派团行动有效，安理会势必考虑该问题。说到底，正是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持久和平创造了条件。发展还可在政治稳定和与自然环境和谐背景下，在法

律保障的框架内，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包括创造体面的工作。平等机会还将确保获得基础保健和教育服务，以及能源、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的途径，不分种族、阶级或地理位置。以宪法框架为基础，从法律上保证安全，将保证政治民主、人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种安全还为经济民主提供保证，并保障财产权，促进所有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市场竞争。

它还具有来源于代议政党组成的多党制的政治稳定性，该制度使权力能在各种势力之间转换，也使各种势力内部能出现新领导层。它能促成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促进通过使用无污染能源组合保护自然环境，能实现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补偿和分配使用，并有利于为后代的享用而保护森林。它能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使创业者和工人在有工作能力的年龄段和之后享受有尊严的生活。

根据上述要素观察海地的情况，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进行七年多的认真工作之后，该国仍缺乏可持续发展或可持续和平。这是因为农村地区存在主要源自机会不均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也因为城市社区被边缘化，造成不满、抗议和犯罪。

这正是我们在海地所面临的情况，当地 90%的教室都在私立学校，而且现有学校只能容纳不到 50%的学龄儿童。由于法律上的无保障状况造成不公平特权和腐败绝症，使人对未来失去信心，排斥了发展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本。

在海地这种没有土地登记制度的国家，土地所有权十分脆弱，因此造成人员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及众多人移民海外。政治上的不稳定状况使新一代人对未来状况的改善希望渺茫。这导致海地缺乏有健全政党支持的新领导人，而只有这种新领导人才能使属于政治上两个极端的前独裁者的回归成为不必要。

由于环境退化，破坏了人类住区的长期生存能力，加重了粮食不安全状况和营养不良，使人类住区

更容易遭受全世界日益增加、日趋严重的自然灾害不可避免的打击。这种情况导致海地领土的 98%发生森林被毁坏情况，原因是使用木炭作为主要能源以及采用古老的刀耕火种方式。生产系统各层面都缺乏适当的就业机会，也妨碍了整体繁荣的增强，并加剧了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现象。

因此海地的失业率高达 70%，其中包括 2010 年 1 月 12 日惨烈地震造成众多难民这一无法控制情况的影响。鉴于缺乏通过可持续发展确保可持续和平的较好条件，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改变。

在今天的辩论中，除少数令人钦佩的例外情况外，所建议的大多数干预措施都要求确定必须在建设持久和平、安全和发展方面进行合作的机构行动方的责任。多米尼加共和国认为，关于确定责任的讨论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仍可能无法如安全理事会十年来所呼吁的那样，达成以可持续和平、安全与发展所有方面之间互为依靠的关系为基础的建设和平战略。

因此，多米尼加共和国认为，这种战略必须基于对法国代表在 2010 年 2 月安理会主席声明 (S/PRST/2010/2) 中所说的“过渡和撤离计划”作出的明确定义。我重申，该计划必须创造在有法律保障、政治稳定、与环境保持和谐以及创造良好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实现机会均等所需要的法律和机构条件。

如能根据获当地行动方完全承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该计划，我们就很可能能够撤出维持和平行动；这是因为该计划的制定已为通过建设和平在当地实现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内加尔代表发言。

迪亚洛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热情感谢巴西联邦共和国举行这次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的关系”这一项目的公开辩论会。这项及时的举措表明主席女士的国家正在安全理事会所进行的出色工作。

塞内加尔赞同埃及代表以不结盟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

虽然我们迄今为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全世界、尤其是非洲的武装冲突的严重程度和数量仍然引起人们的高度关切，并令人日益质疑解决这些危机的战略的长期效用。事实上，鉴于冲突局势日益复杂，看来非常有必要根据新的需求和挑战重新考虑我们预防和管理各种危机的战略，根据已获得的经验教训促进采用全面和综合性的方式。

科菲·安南前秘书长在题为“大自由”的报告中指出：“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A/59/2005, 第 17 段) 鉴于世界上、特别是非洲大陆几个地区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工作所取得的经验，这个论断尤其显示出其正确性；这些经验充分表明安全与发展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

此外，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和平与安全，就难以创造有利于建立经济和政治良政、从而有可能消除欠发达状况条件的条件，而欠发达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状况。鉴于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导致的与获得关键资源有关的紧张局势，与欠发达状况相关的这种脆弱性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我们目睹的粮食骚乱就是这方面的充分证据。因此，我们要想建立可行和持久的和平，就必须考虑采取更为统一的全球战略，在进行促进安全的活动的同时进行发展努力。

主席女士，正如你在概念文件(S/2011/50)中所正确回顾的那样，这次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确立安全理事会能侵犯本组织其他机构、尤其是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权力的理由。相反，我认为这次辩论除确定综合全面的应对方式外，还包括促进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基金和方案之间的协同和密切互动，从而使预防、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活动能带来可行和持久的和平。这要求我们调整方式，以更好地考虑到下述双重需要，即一方面将发展内容纳入我们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战略，另一方面加强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这方面，也许应及时强调某些优先行动，从而全面解决冲突的深刻根源。这些行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必须确保预防工作除了政治决定和人道主义行动之外也涵盖发展活动。我们必须考虑到有关国家就加强建设和平方案而确定的工作重点。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使有关各方能够切实开展合作，并建立冲突后重建和发展的战略框架。我们必须消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有可能破坏各国根基的一切威胁，如贩毒、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和非法贩运，当然还有恐怖主义。我们还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合作，以便后者能够发挥其作为咨询实体所具有的作用。

简而言之，这些综合措施将有双重目的，即通过持久解决危机，更好地预防和遏制危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发言。

卡毛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就这一十分重要的议题在安理会发言。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卢旺达常驻代表和世界银行代表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

我们还愿赞同埃及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非洲和平与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在人类发展、公平和安全基础上实现经济加速发展。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纷争、冲突或恫吓民众行为，而它们的具体根源有很多、种类不一且有据可查。

非洲领导人乃至非洲人民为应对治理失败以及解决没有和平、安全与发展的问题，作出了相当多的努力。所幸的是，这些努力没有白费。近年来，非洲国家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振兴和重建情况，放弃了暴力，获得了新自由和解放，尽管仍存在一些持续的、显而易见的失败现象。

但就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此时，一些国家的失败和显而易见的例外现象以及确实存在着的迫在眉睫的倒退威胁，肯定都会令人关切和引人深思，而要进行这种探讨思考，最好的场所莫过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里。

虽然发展与安全彼此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这一点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我们正在讨论该问题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人们对我们集体——在联合国这里，在各大洲机构乃至国家机构里也同样如此——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方式感到有些不安。

在我国肯尼亚的现实中，安全的确是和平与发展的先导。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安全，因为安全本身并不能够保证和平或发展。因此，那些或许希望以集体方式处理安全问题的人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

我们多数国家不是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就是新生的民主国家或年轻的民族国家。总体来说，所有这些国家都处在加强同质性、建立国家特性和/或让民众享有宪法和公民自由的自然阶段。

我们这些国家的这些特点导致各国政治和社会环境高度敏感，且有可能出现爆炸性局面。然而，我们觉得安理会和其他因政治和经济稳定而在历史上享有特权的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机构，有时忘记了这一情况，特别是鉴于有人显然急于实现安全，而忽视考虑并透彻理解分裂后社会、新生民主政体或转型经济体的当前形势和历史状况的必要性。

可悲的是，有时情况恰好相反，即在工作中为了提倡善治等全球价值观，而将不安全的威胁予以淡化。我们的这些看法绝不应被理解为，我们不相信民主、公民自由、可持续安全与发展可以齐头并进，因为它们的确可以。但是，实现这些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充满倒退和失望的脆弱过程。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倒退和失望有时是自由民主政体所固有的现象，此外，基于通过外部手段、国际机构或胁迫性武力来

压制或抑制这种情况，事实上可能会导致民主进程的流产和重新陷入不安全甚至更糟的状况。

肯尼亚认为，我们未来的安全和发展在于使我们的新《宪法》符合我们的国情，同时要建设开展这项工作的机构。但我们也痛苦地认识到，没有政治和谐以及与之相称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公平的繁荣，我国的《宪法》将是一纸空文。

最后，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请那些想要承担处理全球集体和平与安全的崇高任务的人把重点放在如何把握进步、繁荣、和平和人类发展的方向上，而不是专注于何为进步或者是否对其很熟悉这个方面。每个国家都有权找到自己的道路。这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最重要授权的过程中能够加以捍卫。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菲律宾代表发言。

卡瓦克图兰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菲律宾祝贺巴西出色地领导了安全理事会本月工作。我国代表团还赞扬巴西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阁下倡议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问题。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安全。这些话似乎是文字游戏，但实际情况是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和共生的。

联合国的创始者在创建本组织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安全理事会本身通过 1997 年主席声明(S/PRST/1997/46)承认了这一点，该声明促成秘书长于 1998 年就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S/1998/318)。

如果不同时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就不可能维护和保持和平与安全。这一理念是成立联合国主要支柱之一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专门处理贫困和不发达问题的其它机构的依据所在。我们称之为在促进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软实力做法。

对我们在集体努力防止世界某些地区暴力、无法无天和武装冲突现象锐增过程中使用软实力做法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在我们相互依存和联系紧密的世界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任何紧张局势和冲突都容易蔓延到其它国家或地区，从而不仅对远方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对其经济和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安全不一定能够促进发展，但在没有安全的情况下要实现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极端情况下，不发达和缺乏安全是导致动乱和灾难的原因。

世界银行关于冲突、安全与发展问题的报告明确地支持了这一论断，该报告对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讨论有着直接影响。世界银行一年一度的《世界发展报告》向来对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宝贵见解，今年的报告无疑将推动进行大量讨论，但愿能够促使我们作出更好的国际决策，包括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决策。就我对报告的初步理解来看，世界银行似乎从一个比安全理事会通常的角度稍微宽泛一些的意义上处理了安全问题。分析的多棱镜将冲突、脆弱性、恐怖主义以及有组织和跨国犯罪看做是严重影响发展的根源。

这里仅就涉及发展的跨国犯罪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索马里目前的状况现在是国际社会以及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关切。和平与秩序陷于崩溃，索马里政府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资源富饶的国家无法管理安全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不仅在该国沿海水域而且在亚丁湾乃至更广阔的印度洋中海盗活动的猖獗。最近数月来，海盗袭击货轮的次数与暴力程度都有所上升。在我们发言的此刻，12艘船只上的138名菲律宾籍船员正遭到索马里海盗扣押。我们祈祷他们尽早获得安全释放，以便能够回到爱他们的家人身边，恢复正常的生活。

索马里的情况清楚表明，安全与发展是携手并进的。不处理该国的安全与发展需求将对东部非洲乃至世界更大范围造成消极影响。在我们区域，其成员都

是发展中国家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很早就认识到跨国犯罪对发展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为此，我们基于70年代早期就开始的讨论，制定了《东盟打击跨国犯罪行动计划》。

我们面临重重挑战，令人生畏。世界期待着安全理事会发挥牵头的作用，采取必要步骤，处理并解决我们时代的动乱与冲突的主要根源。在多数情况下，预防性外交与软实力的方法比军事介入更为有效。但是，这将要求对和平与安全采取完全不同的视角与创新的方法，比如说我们都支持的建设和平架构审议。

菲律宾再次赞扬您主席女士及安全理事会。我们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为增进对这一议题的了解播下了种子，为以更全面、更协同增效的办法处理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的关系打下了基础——今后这两个问题将继续主导联合国的议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芬兰代表发言。

维纳宁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以北欧国家的名义，感谢巴西代表团举行今天的重要辩论会。

《千年宣言》(大会第55/2号决议)以及《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大会第60/1号决议)具体指出了和平与安全、人权及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没有其它两个支柱，任何一个支柱都是站不住的。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将人民的安全置于机构与任务规定之上的方法。

侵犯人权行为是许多冲突的根源。保护并促进各项人权必须是我们对策的核心。安理会自身也承认，人权对于和平及安全十分重要。在努力加强安全与发展之间关联的同时，至关重要的是确保所有行为体都将人权纳入其努力之中。

有必要强调国家自主权。持久和平与长期发展是不可强制推行的。经历武装冲突之后，国家制定发展优先事项的能力通常会比较薄弱。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在重建信任、处理重要关切如建立可信的安全、加强法治和促进经济复苏等方面需要帮助。

让妇女参与到各项努力中来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妇女参与了和平举措，她们却通常被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这削弱了实现长期和平的努力。赋予妇女权能是长期发展与和平的先决条件之一。

联合国建设和平的架构正是为了处理稳定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差距而建立的。但是，维和行动与发展方案之间缺乏同步常常导致执行上的失败。在这方面，我愿指出三个挑战。

第一，由于联合国机构的任务授权不太可能有显著变化，我们应扪心自问，联合国怎样才能利用现有的工具更好地工作，处理不足之处。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对民政能力审查后提出的建议及其从速实施。对于整个联合国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做得更多，以推进一体化、协调及一体行动。目前的结构常常阻碍协调。人力资源管理政策、财务规定及审计和调查规定是我们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与布雷顿森林机构更密切、更战略性地合作。我们认为，201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将为我们的持续讨论提供很好的见解。只有作为捐助方和成员国的我们说到做到，才能实现协调一致。我们必须确保为有授权的任务提供适当资金，以使其得到充分执行。

第二，安理会的任务授权不应过多。这包括实事求是地评估特派团的作用，评估哪些任务能由联合国其它实体或合作伙伴来执行更为合适。任务授权必须配有相应的资源。维和特派团已变得综合性、多职能。与过去相比，它们的任务授权范围更广，期限更长。在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选举，对于最早期的特派团来说，这是撤出的时候，而现在对于多数特派团来说，它已变成了一个基准。今天的维持和平也包括建设和平。在维和人员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以及其它行为体的作用方面，是有限制的。尽管如此，为特派团提供充足的装备，以支持它努力实现向建设和平及发展行为体移交所需的稳定，这是符合安理会利益的。

第三，在安理会与发展合作伙伴之间需要有进行更加密切互动的空间。当安理会议程上的国家也出现

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议程上时，应邀请建设和平委员会国别组合的主席参加安理会会议。还应考虑其它备选办法，让非安理会理事国参与除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磋商以外的事务。

我们需要一种保障人身安全的办法。我们成功与否要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为受冲突影响的人们减少了脆弱性、增加了机会。苏丹南方的冲突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试金石。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为支持这个遭受几十年武装暴力与贫穷摧残的民族而采取协调一致、富有凝聚力和高效的对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布基纳法索代表发言。

卡凡多先生(布基纳法索)(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我首先要祝贺贵国担任二月份安理会主席。我还要感谢你就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的关系举行今天的重要辩论会。

我国代表团赞同埃及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安全理事会有关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战略以及冲突后重建的辩论反映出将安全与发展联系起来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在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环境下，是不会有发展的。秘书长在其1998年有关非洲境内冲突起因、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S/1998/318)。

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在其方法及审议中大力强调发展问题。今天的冲突以及对和平的威胁错综复杂，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等国的社会政治危机就是证明，这些冲突和威胁会削弱甚至抹杀发展努力。

同样，近年来我们经历的多重危机引发的饥饿骚乱，由绝望和痛苦助长的特定的暴力甚至恐怖主义行为，以及当前的其它事件，这里仅举数例，都证明了和平、安全与发展是一个整体，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为此原因，他们共同帮助把人的安全问题保留作为辩论的核心。

不能再仅仅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看待安全问题。今后，我们必须考虑到导致个人全面发展的安全的新层面。并且，由于它们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安全理事会应当充分了解它们的含义，并且同秘书长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协调，查明紧张局势和危机的早期征兆。换言之，在我们用来通过确保可持续的发展和公平享受增长惠益——包括青年就业和妇女充分享受其权利——以确保和平与安全的战略中，预防工作必须占据适当的地位。

在处于冲突中的国家或冲突后的国家——那里的一切都必须重建，特别是在安全事务、基本社会服务、国家司法机构和经济活动方面——国际社会作出及时、有效和适当的反应，对于避免冲突的再次爆发和重新陷入混乱都至关重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必须在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行动中占据核心地位。为此目的，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是同联合国其他相关机关进行互动，并酌情建立和加强它同这些机关的现有的互助和互动关系，尤其是同建设和平委员会，以便在维持和平阶段更多地考虑到建设和平工作。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重申安全理事会 2010 年 2 月 12 日主席声明(S/PRST/2010/2)中的建议，即制定目标明确的建设和平计划，使每个特派团能够达到目标并从维持和平转向建设和平。此外，我们欣见，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在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协调下和适当考虑安全问题和东道国优先事项的情况下，确保在每个维持和平行动中尽早开展获得授权的建设和平活动。我们必须更多地利用成功过渡的机会，使这些建议得到实施。

在本次互动中，我们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机构、基金和方案发挥的作用以及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特定机构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安排。也必须继续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它们能够为寻找各国国内安全与稳定所受威胁的解决办法的努力带来更大的价值。

毫无疑问，应当特别关注有关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重返社会、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以及安全部门改革的活动与方案，以便为重新启动经济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为使这些方案取得成功，需要更多地包容社会的所有阶层，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等最脆弱的群体。此外，应当努力加强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协调与一致性。

最后，我们希望，本次辩论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将使安全理事会的审议适当考虑到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互为依靠关系。我们相信，联合国系统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努力将越来越多地帮助找出相关答案，以建立有助于发展的和平与安全框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发言。

瓦莱罗·布里塞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代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向担任安全理事会 2 月份主席的巴西联邦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感谢。我们作为该国代表团的朋友，祝愿它在主持安理会的会务时一切顺利。我国代表团赞同不结盟运动的发言，它大体上反映了委内瑞拉对这项议题的关切。

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的概念说明指出：

“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排斥会助长暴力和冲突的爆发、延续或复燃”(S/2011/50，附件，中文本第 2 页)。

因此，它们：

“与安全理事会行使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有关”(同上，中文本第 3 页)。

这份说明还指出：

“在一些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安全理事会也许会确定某些社会经济问题本身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同上，中文本第 3 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同意，克服贫困、不平等和压迫是维护国际和国内和平的关键。但是，我国

对本说明的一些内容感到关切。例如，我们对于本说明的语言可能遭到一贯的干预主义者的利用感到关切，他们可能争辩说，一些国家的人民贫穷、遭到社会或政治排斥，使这些国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应当通过外部干预来加以解决。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绝对必须对这种解释提出质疑，我们捍卫尊严、丰富的文化和宗教多样性以及捍卫《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坚定原则——世界各国人民有权享有自决权、主权、领土完整和内政不受干涉的原则。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认为，安全与发展应当是单独处理的事务。联合国发展议程由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相关机构负责，并应取决于并且必须主要取决于会员国的决定。除其他外，安全理事会已经对气候变化、移民、海上运输和饮用水供应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以使用恐惧和安全的说法来描述这些问题。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呼吁安全理事会仅限于行使《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权力。包容各方和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多边主义不仅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而且还是确保安全理事会遵守联合国会员国所界定权限的适当途径。因此，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打算在选择性多边主义概念框架内把整个多边议程都归入“安全”范畴感到遗憾。

我们如果想解决贫困的结构性原因，就应当审议所谓的“结构性暴力”，尤其是那些来自世界权力中心的政策，因为那些政策对贫困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质量的下降有着决定性影响。贫困并非历史的必然产物，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历史上存在不对称现象以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结果。如果安全理事会有意愿通过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来消除贫困的根本原因，那么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将给予全力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马来西亚代表发言。

阿卜杜拉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在国家建设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框架内，安全与发展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没有内部安全和稳定，国家就不可能繁荣。一国的安全——进而是其经济——如果陷入崩溃，就不仅会成为本国人民的威胁，而且还会成为整个区域的威胁。世界过去发生过这种悲剧。我们不应让它们重演。

在满足发展需要方面，由于安全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全理事会授权成立的那些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及联合国系统其他发展机构一道开展工作的维和特派团，应当配备负责处理发展问题的部门。在维和人员按规定履行其维和任务时，建设和平委员会可与联合国系统其他发展机构一道，努力开展可创造就业机会并带来收入的项目和活动。这种努力若顺利展开，可帮助维持有关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内战，而引起内战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价格上涨、青年失业率高和贫困。我们在 2008 年夏天看到的那个石油价格居高不下而且商品价格突然上涨的幽灵如今再次出现。小麦价格过去六个月上涨了几乎 80%，而大米价格同期则上涨了几乎 50%。价格的上涨导致许多国家通货膨胀率升高。这次主食价格猛涨的首当其冲受害者同样又是发展中国家。生活费用上涨严重影响到最脆弱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稳定。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可通过其全面协商发挥作用。它可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机构一道，研究和分析目前各种情况，并就受影响的会员国应如何处理这些造成局势动荡的因素提出意见和建议。中东最近发生的事件显示，粮食价格突然上涨，加上普遍存在的失业现象，会给各国的稳定带来何种破坏。

最后，马来西亚坚信，政治稳定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稳定和繁荣的国家能够带来区域和全球和平。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乌拉圭代表发言。

维达勒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女士, 我要通过你祝贺巴西召开这次关于安全与发展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会。正如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概念说明(S/2011/50, 附件)所提议的那样, 这一概念正被作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来处理。这样做有若干理由, 其中包括彼此关联而且往往重叠的众多行为体和活动的存在, 此外也是因为每个情况都具有特点, 很难作出同样反应。

安全理事会在处理这个问题过程中遇到的又一个困难是, 它在处理武装冲突爆发或寻求摆脱武装冲突的出路时, 会本能地倾向于优先注重安全问题, 而忽视与受影响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可以肯定, 没有安全就不会有发展, 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同样可以肯定, 发展不足和贫穷未必是引起冲突的决定性因素, 联合国系统内若干行为体在发展问题上所担负的责任比安全理事会多。

然而, 同样千真万确的是, 如果不适当和及早诉诸系统内可用的所有手段来促进受冲突影响国家或区域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那么有关国家或区域就有再次陷入暴力的严重风险, 使几年、有时是几十年来投放在维护和平领域的巨大人力和物力以及所支出的费用都白费, 并导致安全部门必须持续驻留当地, 而无法制定一项安全的撤离战略。

我们从乌拉圭派遣大量人员参与的两个特派团就看到了这一局面。这两个特派团就是我们已连续参加 12 年的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直到不久前, 其名称还一直是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和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我们参加该特派团已进入第七个年头, 尽管联合国在海地的军事存在可追溯到 1994 年。

正是基于这一经历, 乌拉圭与若干其他国家一道利用每一次可能的机会——不论是在建设和平委员会、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还是其他论坛内举行的关于和平特派团任务规定的协商——以促进加强对

受援国境内和平特派团和建设和平的支持。我们还注重开展努力, 以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维和行动难以解决冲突的所有根源, 而且我们认为, 这不应当是维和行动的目标, 也不应成为用于确定是否应终止某个特派团的指标。然而, 至关重要的是, 特派团应从一开始就努力加强有关国家的机构和能力, 使它们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和平解决问题。加强安全和法治部门的机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鼓励安理会继续将这一方面纳入维和特派团的任务规定。

然而, 这不是和平行动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唯一领域。使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也至关重要, 不仅因为冲突有可能复发, 而且还由于有许多人未来有可能会转而从事犯罪活动。因此, 我们需要确保创造一个有着增长前景的积极经济环境。

青年失业问题已被建设和平委员会审查小组确定为任何建设和平进程所面临的潜在威胁。正因为如此, 委员会讨论了关于着重在该社会部门创造就业的建议, 并将其落实工作视为一项优先重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可通过由维和行动管理的“速效项目”来落实, 这些项目可产生切实的和平红利, 而且已经在海地等国取得成功。

最后, 维持和平行动可作出重大贡献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是重建基础设施, 重建基础设施是可在促进受冲突影响国家发展方面产生倍增效应的一个关键要素。执行这项任务必须有充足的物质能力和适当的部署条件。在所有这些活动方面, 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为此, 我们已大幅增加我国对处于上述情况的国家的双边援助。我们还认为, 必须通过所谓“三角合作”来加强南南合作机制, 并促使其中最具财力的国家参与努力以最有效的方式对付这些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比卜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首先, 我谨祝贺巴西代表团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

席。我还要感谢巴西组织召开这次重要公开辩论会，讨论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安全和发展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冲突、战争与安全威胁可轻易毁掉经济机会和增长前景。一旦出现不安全和不稳定，数十年的经济成就有可能迅速消失。另一方面，发展是和平与安全的坚实基础。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根除贫困，创造经济繁荣，世界很容易发生冲突，出现不安全状况。因此，可持续经济发展与和平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但令人失望的是，发展始终被排除在联合国首要任务之外。

大多数情况下，在相关的讨论中常常出现的是夸夸其谈、大开空头援助支票以及对专门知识和技术转让附加苛刻条件的情况。因此，不足为奇，世界上还有1亿人口生活在饥饿和贫困中，所以今天的世界并不比几十年前更安全、更有保障。

近期发生的许多冲突的根源不外乎极端贫困、排斥和边缘化、外国干预、军事入侵和占领。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在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时，许多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些原因。这并不是因为安理会不知道这些原因，相反，安理会中的强大的成员国的政治考虑向来是导致安理会无法采取有效行动以根除不安全根源，从而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繁荣铺平道路的主要原因。

这些强大的成员国甚至认为，它们没有义务回应以大会为代表的广大国际社会的要求，或因其行为造成的影响而向国际社会承担责任。令人痛心的现实是，由于这些成员国施加的影响，安理会所作的决定导致延长甚至加剧了冲突，严重影响到有关民众的经济发展和福祉，以及全球总体经济发展和进步。或许现在时机已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国家应当承认，需要对其行为承担更大的责任并提高其透明度。特别是，它们应当对它们在国家和国际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和立场承担责任。它们目前享有的不受约束的权利应该同平衡的责任相符。

事实上，安理会诉诸第七章的规定，特别是为了某些大国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实施经济制裁，向来都阻碍了受影响国家普通百姓的经济机会和基本人权。大量事实证明，制裁首先危害到人民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以及他们获得食品、药品、清洁水、教育、体面工作和住房的机会。简言之，他们的发展权成了安理会某些决议所反映的霸权主义大国的完全敌对意志的无端打击目标。实际上，制裁的主要特征结果是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幌子下将某些大国的霸权主义意图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众。因此，经济制裁，不论来自何方、以何为借口或打着何种幌子，仍然是非法的、徒劳的，其惩罚效果完全背离初衷。

安理会能否对发展问题采取新的建设性态度，将完全取决于能否对安理会机构和运作方式进行改革，以实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权利与责任的平衡。

最后，我谨补充，当然需要在冲突原因方面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以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但没有划一的公式。例如，中东的冲突和欠发达原因不一定与非洲相同。因此，需要采取的防止冲突、促进发展的措施，应当符合每一个局势的特点和具体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代表发言。

齐斯卡拉什维利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格鲁吉亚赞扬巴西适时倡议组织本次公开辩论，讨论联合国面前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我们也感谢安理会主席编写了见解深刻的概念文件(S/2011/50)。

格鲁吉亚赞同欧洲联盟代表团代理团长的发言，但我想借此机会补充强调几点。

我国代表团赞同整个联合国大家庭的观点，即安全和发展及人权，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概念。很明显，在存在安全限制的情况下，不可能充分实现发展议程，而没有发展就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全，反之亦然。两者之间互为依靠的关系显而易见；发展有助于增进安全，安全能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

在这方面，今天的许多发言者已经举例全面描述了发展问题如何影响和平与安全的核心问题，格鲁吉亚不想做进一步补充，我们赞同其他代表团所表达的立场。同时，我们确信，我们必须在讨论中特别注意不安全环境对发展议程的影响。不稳定和动荡显然对国家发展议程所有各方面都有着有害的影响。

我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格鲁吉亚被占领领土内缺乏安全、普遍存在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人权遭到基于族裔的和其他形式的严重侵犯，而且有组织犯罪活动很猖獗，这已经对整个国家发展议程的所有重要方面产生有害影响，尤其是在被占领领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普遍保健、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其他领域都受到挑战。占领国的持续占领和继续违反停火协议使结束这些令人不安的情况变得非常困难。

尽管如此，这些严重状况绝不能成为格鲁吉亚的借口，简单推卸责任和放弃向前推进的努力。为此，格鲁吉亚已单方面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从而为促进在被占领土建立安全条件作出了贡献。此外，为协助格鲁吉亚这些地区的人的发展，政府通过了《关于被占领土的国家战略：通过合作求得接触》及后续行动计划，其中规划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发展和改进措施。

我们认为这些决定和承诺必将有助于保障格鲁吉亚的和平与稳定的进程，并将以和平方式对通过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现状提出挑战。显然，这些努力应与国际社会的有力参与协调进行。

我国代表团希望今天辩论会上表达的所有见解、建议和个人经历会有充分的后续措施并被转化为具体行动，从而加强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萨尔瓦多代表发言。

加西亚·冈萨雷斯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及时召开今天安全理事会关于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和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的关系的公开辩论会表示

满意。在巴西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和巴西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领导下采取的这项举措明确反映了，国际社会关注深入审议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联及其与冲突后局势下成功的建设和平战略之间的关系。

萨尔瓦多作为曾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开展建设和平进程的冲突后国家，认识到审议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冲突的根源往往在于国家及其政治阶级未能在考虑到包容性和社会公正标准的情况下对人民的基本需要作出及时和适当的回应。

在这方面，我回顾我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上认识到，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是联合国系统的支柱，也是集体安全和福祉的基础。他们还认识到，发展、和平与安全和人权是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的。

萨尔瓦多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以往关于维护和平、建设和平以及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采取广泛和全面方法的必要性之间的关联的各次辩论。

我们同意其他代表团的看法，即举行今天的辩论会尤其有助于各会员国对于如何更好地在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建立合作和互补气氛进一步阐明见解。萨尔瓦多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重点希望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国别组合作出具体的贡献，以显示继续增强本组织各主要机构间协同作用的潜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各种复杂、深刻的挑战——尤其是国民的不安全状况、毒品贩运、跨国组织犯罪和帮派活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迫切需要促进制定战略，提供人人享有自由和公平的有效安全。因此，国民的安全对人的发展不可或缺。正如潘基文秘书长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没有发展，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安全，没有安全，我们也不可能实现发展。”

国际领域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是：一方面通过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开展互

补的对话和协调努力，另一方面通过会员国本身、民间社会和各国际组织作为战略盟友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萨尔瓦多相信安全理事会将继续注意这些考量，它们必将有助于安理会未来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尼加拉瓜代表发言。

鲁维亚莱斯·德查莫罗夫人(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就巴西担任 2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祝贺你主席女士、贵国和贵国代表团。我们知道，我们区域的姐妹国家和尼加拉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伙伴巴西的经验和领导作用必将使安理会本月工作取得成功。我们还欢迎巴西以高尚的决心和精力采取这项举措，举行这次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发展之间互为依靠关系的公开辩论会。

首先，我要表示赞同埃及常驻代表以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在这次要求我们思考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关系的辩论中，作为起点，我们应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考虑联合国各机构的职能、权利和责任及其各自的议程。

与发展相关的问题属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职权范围。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则属于安全理事会。安全与发展问题之间的互为依靠关系仍然是公开辩论的主题，整个联合国都有责任参与这一辩论。

维持和平行动十分复杂，要求采取与现行方式稍有不同的方式，其中要考虑到为其动员此类行动的每个局势的需要。受影响国家的完全同意和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并确保与有关国家、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各机构进行高效率 and 有效的协调。

中美洲是一个明显例子，证明存在解决冲突的多种选择，我们的经验——无论好坏——都应被考虑在内。我们所经历的冲突是外国干涉和侵略战争的结果，但由于我们自己人民的决心和本地区姐妹国家的协助，冲突得到了解决。最后，在本地区没有外国势力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得以达成和平协议，将基于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做法摆在了优先位置，从而开始了复员工作，这项工作促成了稳定、和平与安全。

不过，关于我们现在所审议的问题，我们要指出，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用于本地区的发展资金并没有象当初为针对我们人民的战争提供资金时那样迅速地提供给我们，资金数量也没有后者那么多。不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历史正在世界其它地区重演。今天早些时候有人提到了中美洲缺乏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展发展项目。

我们对安全的承诺包括承诺促进人类发展，即在善治环境下并在公民享有社会公正从而直接参与的前提下，促进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它目标所必需的。这些目标包括，作为我国政府的优先工作，发展尼加拉瓜得到服务最少的地区，从而结束它们的历史隔绝状态。我们在此具体是指尼加拉瓜圣胡安河地区。我国部队在该地区的驻留多年来一直是那里的一个不变因素。它保证了在打击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过程中的安全。我国政府有责任在我国全境确保我国公民的安全。我们将继续在这方面行使主权。

此外，为了保证我国人民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对尼加拉瓜圣胡安河进行了疏浚和清理并打通了历史上的出海口，从而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这样做是为了加强我们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这将使该地区得以发展并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

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考虑到冲突局势和冲突后局势各种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制定战略所必需的，而在这些战略中，发展方案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和使用的武器，然后才能

诉诸战争武器。有时，这个顺序被颠倒了。可持续发展将确保安全、稳定，归根到底是保障世界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奥斯曼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愿表示，我们感谢并赞赏你提出建设性倡议，安排本次公开辩论会，审议安全与发展的相互依存问题——该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优先和十分重要的问题。我还愿感谢并赞赏就此拟定概念文件(S/2011/50)，特别是因为安理会根据《宪章》规定的授权，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我们所理解的安全有赖于连贯一致地实现几个目标，其中主要的目标是发展。发展是努力满足人类粮食、保健、教育、生计的基本需要和过上象样生活的其它要求的总和。《古兰经》中载有所有这些内容，其中写道，真主“曾为饥荒而赈济他们，曾为恐怖而保佑他们”(《古兰经》，第一百零六章第4节)。

过去十年中，国际上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一直在增强，这尤其是联合国在世界很多地区执行维和行动的经验使然。这方面的经验表明，对部署维和行动采取纯军事做法，将无法达到所期望的效果。要想实现和平，就必须考虑到发展。

解决冲突根源是安理会能够采取的最重要步骤，而且应当摆在特殊的优先位置。正如安理会所知，没有任何冲突、内战或内乱不在某种程度上牵涉发展层面的问题。没有任何冲突、内战或内乱不是因为发展，而缺乏发展正是冲突或内战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化及其对所有人类生计的影响加剧了某些自然因素，而人类的要求和生存方式差别很大。比如，他们可以是农夫也可以是牧民，但这种区别可能导致他们发生冲突或仇恨，从而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正如在我国达尔富尔以及在其它地区看到的那样，这种局面可能会恶化成为冲突，给我们人民的生命与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苏丹政府早就意识到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它采取综合战略来解决达尔富尔的冲突，其主要支柱就

是发展、重返社会与复苏。我们今天的审议无疑补充了安理会以前辩论中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法国在2010年2月召开的关于过渡和撤离战略以及关于从冲突向稳定与建国过渡的辩论(见S/PV.6270)。这些审议得出的结论是欠缺发展是许多冲突后国家发生倒退重陷战争的主要原因。

在土耳其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主席国召开的公开辩论会中，安理会讨论了预防冲突爆发的建设和平综合战略。在这些辩论会中，安理会所有成员都强调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安全的各个层面，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经济层面，对于促进和平都十分重要。和平作为助长发展的跳板至为重要。我们苏丹吸取了经验教训。在苏丹南方持续了40多年的内战——2005年1月我们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内战——阻碍了我国的发展，是那个阶段我国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比任何其它国家都更了解冲突的破坏性后果以及它给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

我想强调的是，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综合战略，将维持和平活动与促进政治途径和解决冲突根源的举措结合起来，这十分重要。为解决冲突结束后遗留的问题，从解决冲突过渡到建设和平的初始阶段就应开展活动。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有助于解决冲突，并以符合各国传统的方式进行和解。这是实现和平，特别是可持续和平的最佳途径，而不是通过可能被人怀疑其作用是否合法反而加深冲突的机制。

除了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以外，在寻求实现和解时，安全理事会应与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内的联合国各机构、基金与方案协调，实施短期、速效的项目，满足受冲突影响的人的需求，无论他们是作战人员还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安理会还应协助冲突后区域的中长期发展项目，从而使那些受冲突影响的人们能够重新找到生计，为稳定创造主要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安全理事会应在各机关间发挥协调作用。它不应鼓励施加单边或多边经济制裁，在我

们的优先事项本应是处理和解决冲突和实现发展的时候这样做，这只会引发冲突，使其进一步复杂化。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处理冲突的根源，它们都与发展有关。我们呼吁安理会不要侧重冲突的表象，并且不要浪费时间或精力对这些表象表示关切。我们希望，在处理冲突中及冲突后局势下国家的发展问题时，安理会应侧重与其它组织、专门机构及大会的协调。

主席女士，最后我想说，我们赞赏你的举措。我们愿强调，在为冲突后发展中国家提供所有必需的财政和后勤支助上，联合国整体、安全理事会、国际合作伙伴、捐助方及主要利益攸关方承担着重要责任。我们认为，捐助方经常召开会议和作出慷慨的认捐。但是一旦签署和平协议，它们鲜少履行这些承诺。这就为贫困和冲突复燃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申富南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对主席召开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关系的本次有意义的公开辩论会向你表示赞赏。

这是在去年9月的富有成效的会议之后，就这项议题举行的第二次公开辩论会，安理会在上次会议上强调，必须处理冲突的基本根源，并指出和平与安全、发展与人权在本质上是相连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的那样，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同时发生，缺乏发展的地区往往出现动荡和冲突。应当以更加全面和协同的方式，兢兢业业地处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互为依靠关系。这必须不仅包括环境、粮食和能源危机造成的问题，而且也包括整体发展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发达不足是动荡和冲突的根源，包括安理会、大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金融机构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都必须继续参与其中。今天，通过作出集体努力，提升持续、

持久发展的地位，我们实际上能够处理今后安全冲突的根源。在这方面，千年发展目标应当继续成为联合国努力的核心，并且应当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领导，以确保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持续的政治支持和作出集体努力。

这样做的可能具体方式就是积极注重加强青年的就业机会。这将使动荡地区的许多青年，在加入武装团体之外获得另一种选择，他们往往是直接收入和生计的唯一提供者。因此，必须以持续、包容和公平的方式进行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这是为今世后代确保更加安全与和平的世界的最佳途径。

在这种背景下，大韩民国认为，在我们努力创建更安全的世界时，最近在首尔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的组成部分《首尔共同增长发展共识》能够成为有益的指导力量。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今年20国集团在法国领导下，就《首尔共识》采取具体的后续措施。

今年5月将举行注重发展问题的另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即伊斯坦布尔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我们希望，会议的筹备进程将朝着正确方向迈出步骤，注重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的难以抵挡的脆弱性和动荡局势——这些国家都生活在极端贫困、饥饿和不平等之中。

只有在稳定的安全环境中才能进行持续的发展。在这方面，不仅是维持和平行动，而且预防性外交和建设和平行动也都能够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不同局势中维护安全环境，以便确保持续的发展。

同样，建设和平的基本目标是为冲突后局势中的受援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蓝图。不过，每个局势都不相同，并且在进行任何维持和平和/或建设和平活动时，必须进行早期干预、具有明确的授权和具体的撤离战略。通过各种建设和平举措，例如建立善治和法治，以及通过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和安全部门的改革，也能提供经济和社会机会。冲突后局势中的这类综合战略能够成为从动荡向发展过渡的有用工具。

大韩民国从本身的经历了解到发展与安全的相互关联的挑战。在极其动荡的时期，我们经受了沉重和相互关联的发展不足的状态。韩国一度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人均国内总产值在 1960 年代初低于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是，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能够在战争的废墟中复苏，成功进行重建，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活跃市场经济的繁荣民主国家。我真诚希望，联合国和会员国将密切配合，把我们今天提出的各种想法转换成具体行动。大韩民国方面将为此作出最大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代表发言。

蒙瓜夫人(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本周不在纽约的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大使阁下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赞扬主席召开有关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关系的本次辩论，这个专题对于非洲这个发展地区极为重要。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不仅表明安理会对这个专题的强大政治支持；而且也表明安理会在提出新想法方面的作用，以推动会员国、双边和多边捐助方、联合国机构以及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整体工作中作出相关努力。

我们感谢巴西对外关系部长安东尼奥·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阁下发挥领导能力，亲自来到纽约主持本次会议；并感谢秘书长和来自德国、哥伦比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葡萄牙、印度、加蓬、哥斯达黎加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部长以及其他人士参加会议，并在本次辩论会中发言。

正如安全理事会所知，非洲几个国家成为同以下因素有关的冲突的战场，例如非法开采资源、贫困和缺乏经济赋权机会、违宪更换政府——常常在非法犯罪网络的支持下这样做，以及缺乏总体机会，特别是年轻人的机会。

然而，在非洲为承担其对自身安全与发展应负的一份责任而作出密集努力之后，非洲大陆出现了新曙

光。《非洲联盟组织法》和该组织其他文书提出了这一新的复兴和增长的愿景。这些文书都明确肯定了安全与发展相互依靠的关系。正如若干发言者在本次辩论会上申明的那样，安全与发展，其中一个离开另一个都不可能实现。

因此，非洲联盟从其启动时起就明确承认，冲突的持续存在将损害其广泛的民主和发展议程，因此采取主动的方法来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这种方法强调，应及早对非洲大陆潜在冲突局势做出反应和积极调解，以避免潜在冲突局势。此外，从前非洲统一组织实行的不干预政策到非洲联盟实行的不无动于衷的政策，这一转变清楚地表明，非洲致力于消除以违宪方式变更政府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往往导致不稳定和不安全，从而损害非洲大陆的民主治理和发展。

非洲联盟在安全与发展相互依靠关系上所采取的方法还强调，处理冲突根本原因至关重要，可确保社会公正，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3 条和第 4 条提出的非洲联盟的原则的目标包括要求促进民主机构和尊重人权、法治和两性平等以加强民众参与和民主的明文规定。这一点还生动体现在非洲联盟所采取的注重人的安全和发展的方法；这种方法确立了国家财政和政治稳定与本国人民身心安全之间的联系。

尽管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非洲在国际社会支持下，通过注重专题的倡议和协调一致的方案和项目，在积极追求这一关于安全和发展的愿景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这包括建立了具有多个层面和可产生协同增效作用的非洲联盟全大陆和平与安全架构，由得到非洲大陆预警系统支持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非洲同行审议机制、智者小组和非洲待命部队等组成。

非洲在包括布隆迪、乍得和目前包括索马里在内的环境中开展和平支助行动的经历表明，军事和安全部门确实能够与民事利益攸关方合作，通过执行纳入和平支助任务的速效项目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和恢复，因而应当得到支持。这些部门为当地人民提供早期和

平红利，并帮助建立信任和实现和解；这是在这种局势中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特别是，非洲联盟大陆预警系统意在确保以及时和预防性的方式查明和处理可能损害安全局势或触发不安全局势的发展趋势。这也凸显出通信能力对于安全与发展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设立智者小组是为了借鉴那些在处理和平与发展问题方面拥有良好记录的非洲人的智慧和经验，以便及早介入正在出现的令人关切的局势，防止冲突爆发和占用已经有限的发展资源。然而，同样已经确定的是，可预测和可持续地供资对于及时和有效地预防冲突和长期巩固和平，以便维持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现行的安全部门改革进程也应有助于提高安全部门的专业化水平，例如使工程和服务部队能够增加其对满足本国人民社会和发展需要的国家努力的贡献。

若干发言者已经提到的非洲联盟边界方案也在寻求应对确保在非洲大陆安全通行的挑战和帮助遏止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的现象，以及非洲大陆若干地区存在的助长冲突和损害发展的其他非法跨界活动。

正如若干发言者强调指出的那样，非洲联盟完全赞同以下看法：冲突后的重建和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轨道，可推进刚摆脱冲突各国的安全和发展综合目标。正是在这一框架内，非洲联盟启动不到三年就通过了《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政策框架》。相关努力，例如苏丹冲突后重建和发展问题非洲部长级会议的努力，清楚地表明，在这种背景下将安全与发展联系起来考虑既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

同样，我们继续表示，非洲联盟赞赏建设和平委员会就其议程所列五个非洲国家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巴西的领导作用，这对于我们在若干局势中所看到的进展至关重要。

话虽这样说，我们也了解，《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进程已揭示，由于面临持续的社会经济和发展挑战，非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脆弱，而金融和经济危机则加剧了这一局面。目前的趋势表明，若干非洲国家不可能到设定的 2015 年期限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因此，非洲联盟借此机会强调，确保采取一切可能步骤帮助非洲各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便消除某些造成非洲大陆若干国家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社会经济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非洲联盟方面启动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以落实其复兴和增长愿景。我们借此机会强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更有力地支持落实这一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非洲联盟还继续同各种双边和多边行为体，以及同非洲散居世界各地的侨界、民间社会和专家组织发展伙伴关系。通过这些伙伴关系，我们日益以相互联系的综合方法看待发展与安全。

此外，为处理某些阻碍调集资源促进非洲大陆财政安全和发展的因素，非洲联盟目前正在开展筹备进程，以便根据《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19 条的规定建立泛非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三个关键机构——非洲中央银行；总部将设在喀麦隆雅温得的非洲货币基金；总部将设在尼日利亚阿布贾的非洲投资银行——和一个泛非股票交易中心。非洲联盟指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使它能够成功启动这些机构，以便驾驭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

最后，我们要指出，在纪念 2010 年“非洲和平与安全年”时，非洲联盟启动了将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行为体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和平与安全倡议。这一经验证实促进非洲大陆安全与发展之间联系的机会很多。因此，加强对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提供援助至关重要，这样这些组织才能全面发展能力，以便充分利用促进非洲大陆发展的机会。因此，非洲联盟重申，它准备继续参加像今天安理会举行的辩论会并在实地落实来自非洲大陆内部以及同联合国和国际合作伙伴的伙伴关系产生的相关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斯里兰卡代表发言。

科霍纳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首先感谢你及时召开本次关于安全与发展问题的辩论会。

我们赞同埃及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这些审议无疑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在这一重要领域的思维, 并且我们认为, 这些审议对我们解决安全问题至为关键。今天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扩大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观点。

斯里兰卡政府早就认识到安全与发展要齐头并进。正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 没有发展, 安全很快就会难以维持, 安全是发展的必要因素。事实上, 我国历届政府都认识到, 发展是应对恐怖集团猛虎人解组织给我国带来的安全威胁的关键要素。因此, 我们多年来一直特别关注复杂多样的经济发展举措。

历届政府都认识到教育在这一做法中的重要性, 在维持划拨给国家其他地区教育资金的同时, 政府从未减少过提供给被猛虎组织控制地区的学校的资金和支助, 尽管该恐怖集团招募儿童兵始终威胁着儿童的安全。我们都知道, 儿童基金会的记录显示, 有超过 5 700 名儿童被猛虎组织招募成为儿童兵。这一数字有可能还更高。

同样, 我国政府认识到必须保持整个国家的健康水平, 因此向被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继续投入大量资源, 维持那里的医院、诊所和医疗人员。

冲突一停止, 我国政府便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必须加快发展和特别注意恢复和重建。我们铺设了几百英里的道路, 将村庄同城镇连接起来。国家电网架设到了全国很多偏远地区, 同时还建造了桥梁。我们鼓励外来直接投资到首都以外的地方。我们正在特别注意以前受影响地区的农业、渔业和旅游业。这些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我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了成果。尽管 27 年的冲突给我国造成了 2 000 亿美元的损失, 但 2005 年至 2010 年斯里兰卡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 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97%的儿童在小学就读。孕产妇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通货膨胀和失业达到新低, 绝对贫困下降到 8.7%。

这些数字明确说明, 我国政府的政策将经济发展看作实现安全和正常化的重要前提条件。事实上, 我国政府将稳定 and 经济发展作为奖励措施, 让泰米尔平民在冲突期间摆脱猛虎组织的控制。2007 年和 2008 年有超过 60 000 名泰米尔平民逃离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 来到我国南部地区生活。

自 2009 年 5 月冲突结束以来, 政府一直保持对经济的相同重视。自那时以来, 尽管预计境内流离失所者将在营地长期滞留以及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将长期存在, 但政府确信必须恢复以前受冲突影响地区的经济活动, 因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 95%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成功地遣返他们原来居住的村镇。政府很早就认识到, 将境内流离失所者留在营地从资金和公共关系方面来说代价都很昂贵, 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尽早能够在他们自己的村庄开展经济活动。我国政府将继续向这些人提供援助, 使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

目前没有疾病发生。自营地返回自己村庄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营养状况并不比国内其它地区的人差。目前正在对这一情况进行广泛研究。

我国政府认识到, 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尽管修复了很多灌溉渠, 建设了数百英里的道路和修复或连通了电力供应, 但还需要做很多努力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生活和生计, 包括清除村庄里的地雷。前所未有规模的洪水淹没了这些不幸人民的土地, 延误了我们目标的实现。但斯里兰卡清楚认识到, 经济发展是确保安全、恢复稳定和重新点燃受冲突影响人民对未来的希望的关键。

我国代表团认为，改善教育、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解决冲突根源的关键。我们必须继续重视这些领域。联合国领导的多边系统必须加强协调、进行合作和采取有效行动，目的是支持发展，这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塞拜疆代表发言。

穆萨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主动召开本次关于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关系的公开辩论会。这次辩论会的确为推动就这一问题紧锣密鼓进行的国际对话提供了一次机会，同时顾及安全理事会最近的相关讨论得出的结论。

需要从安全与发展的观点来解决一系列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主要问题。我们认识到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的关系，决心为实现联合国内商定的各项发展目的和目标作出贡献。阿塞拜疆政府致力于促进所有领域的全球合作，同时特别注意解决遭受长期冲突影响和正从自然灾害中恢复的人民的特殊需要。

尽管阿塞拜疆遭遇战祸和面临军事侵略的严重后果，但它充分承诺并正在持续努力维持国际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我国政府已成功启动并正在实施一些重要的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使区域利益攸关方获益，并为长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正如关于这一问题的概念文件(见 S/2011/50)指出的那样，并非所有面临发展挑战和遭遇贫困的人都诉诸暴力。事实上，某些政治和思想观念及历史定见有可能导致发生冲突或延长冲突或致使冲突死灰复燃，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发展利益和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我们必须努力解决冲突的所有根源，同时考虑到发展、和平、安全、人权和法治是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的要素。

南高加索不稳定的重要推动因素和主要起因显然是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这些冲突是对该区域各国

的安全、独立和发展的长期性和直接的威胁。显然，一旦我们能够坚定地解决冲突，便可确保该区域的安全、稳定和发展。

正如 2008 年 11 月 2 日亚美尼亚共和国、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签署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的那样，政治解决将为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全面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解决冲突，导致结束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占领以及确保被迫流离失所者返回其原籍地，是互利合作和执行发展议程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显然，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与此同时，没有正义和不尊重主权、人权和法治，和平就不现实。

阿塞拜疆政府在解决冲突进程的背景下曾一再指出，阿塞拜疆准备以各种可能方式协助重建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包括在地方一级吸引投资。理智越早战胜幻想，该区域的人民就能越早享有和平、稳定和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向你和巴西代表团表示祝贺，祝贺你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组织本次关于安全与发展之间互为依靠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的辩论会。

在本次辩论期间，就这一议题发表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发言。不幸的是，我必须指出，本次讨论还包括了格鲁吉亚代表的发言。不难理解的是，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该发言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应具有清晰性。发言提到了格鲁吉亚被占领土。如果我们从逻辑上说，应该提及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也就是说，1990 年代初和 2008 年 8 月遭受格鲁吉亚侵略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谈这一问题，它不能涉及占领。的确，俄罗斯承认这些国家的主权，同它们达成相互援助协议，并负起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安全及其人民的安全的责任。但是，那里没有占领政权。根据人民的民主意愿，它们的政府通过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当局得到了保障。

格鲁吉亚代表提到了格鲁吉亚不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使用武力的保证。当然，萨卡什维利先生发表过这样的声明，此外，他还给秘书长写过信。最重要的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当局也给秘书长写过信。这些信函曾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我希望安理会成员和我们组织所有会员国都读过这些信函。这些信函为了解俄罗斯多年来所说的话提供了机会，也就是说，在 2008 年 8 月冲突之前和之后，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之间就不使用武力问题建立了相互负有法律义务的制度。

萨卡什维利先生也公开说过，他是在电台上说的，他邀请格鲁吉亚的居民在阿布哈兹首都苏胡米庆祝明年的新年。当然，这只会让人高度怀疑这位政客的意图，众所周知，他经常背弃自己的诺言。

最近，我们常说，有时候政客要为本国的人民服务。萨卡什维利先生在入侵南奥塞梯方面犯下了罪行，因此，背弃了上述诺言。格鲁吉亚当局政策多变，格鲁吉亚人民的发展前景受到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格鲁吉亚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应主席邀请，萨卡什维利先生(格鲁吉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代表发言。

萨卡什维利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企图贬低格鲁吉亚总统 11 月 23 日在欧洲议会所作、并在嗣后写给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包括秘书长的信中予以重申的不使用武力的保证的重要性。

格鲁吉亚关于不对俄罗斯占领部队以及打着恢复格鲁吉亚领土完整旗号的傀儡政权使用武力的诺言，继续是格鲁吉亚的一项国际法律义务，不论俄罗斯如何贬低它的重要性。格鲁吉亚郑重承诺奉行对其被占领土的和平议程，我们关于同俄罗斯当局以及被占领地区人民开展对话的呼吁就是证明。

俄罗斯必须着手履行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俄罗斯继续奉行侵犯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政策，破坏 2008 年 8 月 12 日的停火协议，进一步将被占领地区军事化，拒绝一切对话的建议，对格鲁吉亚发出侵略性军事言论，它将很难改变我国持有的看法，即：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敌意的国家。

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代表，俄罗斯 2008 年对格鲁吉亚进行了军事侵略。俄罗斯继续占领着格鲁吉亚 20% 的领土。俄罗斯 2008 年对格鲁吉亚族人口实行了种族清洗。所有这些违法行为都正式反映在由瑞士外交官海迪·塔利亚维尼领导的关于格鲁吉亚冲突的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的报告中。此外，国际实况调查团认为，俄罗斯联邦关于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所谓的独立的决定，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最后，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非法军事存在以及它对被占领土的实际控制已使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占领国，俄罗斯对被占领土上的局势负有全部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晚 8 时 10 分散会。